本书代码：YM

細雨著作

隱秘的醫案

Concealed Medical Records

隱秘的醫案

細雨 著

本书代码： YM

《隐秘的医案》

Concealed Medical Records

本册代码：YM

细雨 著

版权声明 / Copyright Notice
© 2020-2025 细雨 (Xiyu)。著作权所有。*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的使用与传播，请遵循《细雨资料使用与传播指南指南》。

本作品经作者授权，由**细雨档案**（Xiyu Archive）负责原文资料的整理、校对、版本维护与长期保存；出版与登记主体为**细雨社**（Xiyushe），并作为公共资源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书名：《隐秘的医案》 / *Concealed Medical Records*
作者： 细雨 (Xiyu)
初稿完成： 2020 年 9 月 1 日 / *Manuscript Completed: September 1, 2020*
首次发布： 2021 年 4 月 26 日 / *First Release: April 26, 2021*
当前版本： 2026 年 1 月 2 日 / *This Edition: January 2, 2026*（v1.3）

出版登记： 细雨社 (Xiyushe)
ISBN： 978-1-923577-00-8 (*PDF /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原文获取： xiyushe.org

关于传播与使用约定，请参见封底说明或 xiyu.love 导航页面。

原文获取与长期存档： xiyushe.org（全文获取） ｜ xiyu.love（索引导航） ｜
archive.org/details/@xiyushe（长期存档）

细雨致读者信

细雨资料致力于传播心灵文化、传递心智知见、弘扬共赢互爱。

我们渴望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在梳理多维意识流的同时，把不同于当代认知局限的知识传递给渴望了解多维宇宙实相的朋友们，从而让集体意识实相中有溯本清源的一股清泉可以流经干涸的心田，把不同于当代伪装层中“科学”论述与宗教理念的另一种精微奥义清晰地展现给我的读者们。

我知道这会是一个很小众的领域，能看到这些文字的人，需要极大的机缘。但当你品味过我们的作品后，你会发现这就是你多年来一直默默寻求的“真相”与觉知。

每个人其实都在自己的骨子里知道什么是事实，或许你无法把它准确地表达出来，就好像某一个童年中的旋律，你有印象，但无法再哼唱出来，但你明确地记得那韵律的感触，那是心弦会随之共鸣的声音、家乡的味道。

细雨系列资料按照知见难度的阶梯，陆续推出逐步深入的心灵书籍：从启蒙到大成，从知见到练习，从懵懂到通透，陪你走过人生的迷茫与困扰，成为你的朋友与心灵的支持。我们愿化作你的帆桨和翅膀，带你进出四海三界两极一炁，找到心灵的港湾，铺设天阶的桥梁。

在这个关键时刻，请与我们携手，做出最有利于你心灵成长的努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把良知与良善融入到自己的日常习气里。知而践行，行而端心，让智慧增长、情志安平，喜乐人生种种浪潮，豁达通透地顺利达成本层次内在意识毕业的标准。

本系列书籍只为推开一扇窗，打开通往多维时空体系的大门，引领

读者走出故有的固化成见。我们尝试用最通俗的例证、最当代的知识结构、最亲民的汉语言辞，把最深奥高深的奥义娓娓道出，说给你听。

我们是一个非营利的公益组织，出于对生命赤诚的爱心，奉献着自己的热忱。你们的支持、关注、转发是滋养我们可持续发展的心流能量。

或许我们此生都无缘见面，但我们借助心灵的共鸣相互依偎，让心灵不再孤寂，让自我不再迷茫，让世界因你我的努力而更温暖、更贴心，让我们的孩子们可以有一个更良善的心灵环境，感受到生命的善意。

这就是我们为之努力的方向与初衷，也是我们的热忱所是与所在。我们真诚地邀请你，我敬爱的读者们，加入我们的行列，与我们并肩而行，让闪烁的萤火汇聚成光的河流，乃至爱的海洋。

行动是一切存在与发展的本质。我们渴望用我们的行动温暖你的心，也同样希望读者们可以把知见真的转化成日常的行动。

习气引发业力，又源于无明，我希望大家可以借由学习新知见的机会展开行动，缩短自己当下所是与自己渴望所是间的距离，调高自身的自我价值，最终能在回顾此生时骄傲地对自己说：

“我努力了，并且做到了，我达成了自己那看似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不枉此生，不负青春不负卿。”

——细雨

2022年7月17日

2023年10月9日、2025年12月28日修订

编者前言

细雨邀我为这本书写前言，作为校对与读者我谈谈自己的读后感。

这本书中集结与列举了十二个不同面向上真实发生过的医案故事。因为其内容超越了现有的科学与学院派医学的大纲，成为了都市传说，无法被载入正史，因此沦为不宣之秘。

或许在你的生活中也有家人或朋友被“古怪”的“病”折磨着，而常规医学却无能为力。这本书带你从一个医生的角度上去经历、去认知教科书上不曾记载的病因。

作者说：“我只是把我经历过的事情按当时的故事线原封不动地展现出来，不添加任何引导性猜测和评断，这样才是最真实的故事。”

细雨通过家族中传承下来的“师傅”窥见了不一样的认知体系，在不同维度间展开对“异常”的探究，用最理性的观点去真实地解析各种“都市传说”背后的机理。

请所有读者注意，这不是科普书籍，其中的案例也是个案，没有普世价值。如果你或家人有健康问题，一定要先寻求专业医生的协助，排除当今医学可以解决的病因后，再考虑其它途径。

编者 2021 年 4 月 29 日

目 录

细雨致读者信 I

编者前言 I

出版结构总览 · 细雨资料建议阅读顺序导引 3

（一） 无形的第三者 4

（二）井中人 16

（三）天花板上的明星 22

（四）低血压的厂长 43

（五）无法面对善良 50

（六）共通的伤害 61

（七）妈妈，你不要走 71

（八）医、鬼医、医鬼 87

（九）该使用者不在服务区 106

（十）家 124

（十一）驱魔 134

（十二）催眠记录摘要 151

细雨声明 171

志愿者感言 172

常见问题 i

细雨资料主要获取与下载渠道 ii

细雨著作出版总览和代码对照表(2026 年 1 月版） iii

出版结构总览・细雨资料建议阅读顺序导引（2025.12.25）

说明：本图为建议阅读顺序示意，供参考使用，可根据个人节奏自由进入。

→顺序↓	三正道									
	基础一阶				基础二阶		基础三阶		基础四阶	
	1	2	3	4	5	6	7	8	9	10
书籍代码	S1-3	Y1-1	Y1-3	Y1-5	Y2-3	Y2-7	Y3-3	Y3-5	Y4-1	X5-1
	S1-2	Y1-2	Y1-4	Y1-6	Y2-4	Y3-1	Y3-4	Y3-6	Y4-2	X5-2
	GY1	S1-4	SY	Y2-1	Y2-5	Y3-2	X3	X4	Y4-3	X6-1
	GY2	S1-1	YM	Y2-2	Y2-6	S2-4			Y4-4	
		GY3	S2-1	S2-2	S2-3	X2			Y4-5	
		GY4		X1		JY2		JY3	JY4	
说明	本阶段阅读量多且密集，是必要的筑基				建立新认知的必需基础		认知难度加大与深化，知识点建立与扩充		与高维沟通的信息，交换平台基本架构，修炼误区详解	
目的	**破除线性思维局限，为以后奠定基础**				**建立基础认知网格**		**扩展认知网格界面**		**认知辨别多维多元信息架构**	

→↓	扩展一阶			扩展二阶			扩展三阶		扩展四阶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书籍代码	GY5	Y5-1	GY9	Y6-1	X7-3	Y7-4	Y8-1	X8-1	Y9-1	X9
	GY6	Y5-2	GY10	Y6-2	X7-4	Y7-5	Y8-2	X8-2	Y9-2	
	GY7	Y5-3	GY11	X7-1	Y7-1	X7-5	Y8-3	DW	Y9-3	
	GY8	Y5-4	YS	X7-2	Y7-2	X7-6	Y8-4		Y9-4	
		X6-2		Y6-3	Y7-3	X7-7	Y8-5		Y9-5	
		JY5		Y6-4	JY6	JY7	EH	SH	Y9-6	
说明	观影写出自我知见，扩展识界，认知梦结构，消除执念			解析多重多元自我间的脉络道理与知行合一，多维自我间的整合经历演绎			内在意识框架的建立与养成，自我分类归属、整并扩张		个人实相与集体实相的分际线，个人自我蓝图体验的凝炼与加强	
目的	**融通自我，连接多重实相**			**活出通透自我**			**自我间的整合**		**各种不同的补漏**	

代码：每册书均有唯一代码，字母代表系列书名，数字代表第几季、第几册。例如：

SY：《失忆的归途》　S1-3：《思想的阶梯》第1季第3册　Y1-5：《已知的实相》第1部第5册

读书心法		
1.	要有想象力	书中描述多是没见闻过的，放开束缚，天马行空去想象；
2.	抛开旧观念	先将典籍习俗规范等存放一边，清出空间；
3.	别用脑子想	脑子容量有限，思维逻辑无法承载这些无量智慧；
4.	看完就忘记	这些未知其实都是已知，当内在深沉记忆被唤醒时，这些就都是日常了。

重要提醒： 细雨资料整体文字具有严谨的认知递进关系，多部书籍之间亦在内在结构上互为认知阶梯。
例如《已知的实相》Y系列和《虚空法界》X系列彼此呼应、相互印证，交叉阅读有助于深化理解。
以上建议阅读顺序综合考虑了各册书的内容特点、理解难度以及内在关联，进行了系统而周到的安排。
建议读者朋友参考此导引，并结合自身的认知阶段与节奏，进行持续而系统的阅读。

细雨资料 公共资源 | 原文长期免费公开 | 电子书下载: xiyushe.org | 有声书与更多形式导航: xiyu.love

（一）无形的第三者

患者：

女性，31 岁，婚后六年无孕，因领养问题，发生家庭矛盾，进而导致男方对其施加了家庭暴力。患者因情绪激动当夜离家出走，酒醉后选择卧轨。被路人意外发现。送急诊治疗。

救助者陈述：

发现一女子卧轨，在火车到来前万幸救下。但这个女子面部狰狞，哭喊不休，力大惊人，且所说语言众人不能听懂。更奇怪的是，她说的声音是中年男性的声音。被救后数次挣脱，又要寻死，幸好警察路过，又叫了支援。六名壮汉才能勉强控制住她，随即送医。

在急诊室中，用束缚带将其控制，铁床吱呀作响。

有一医护能懂其语言，是挪威一处方言俚语。她哭喊的大体意思是：让她死，她厌倦与选择放弃这个生命与躯体。你们待她不好，我会给她幸福。这个女人是我的了，她选择了放弃，而我要她了。混杂着各种嘶吼与咒骂类话语。

警方带来其家属，他签字同意治疗，并说妻子是波兰本地人，没有国外家属，也没有学过任何挪威话，更别说方言俚语了。

那个男音对其丈夫嘶吼咆哮，反复重复：“这个女人是我的了！是我的！你待她不好。”

第一回合

为患者使用了两次镇静剂，第三次更换了镇静剂，已经用到了其体重的极限剂量，毫无效果。当时已经凌晨四点，患者不眠不休地吵闹。

我请求科室和家属同意使用非常规手段治疗。然后独自与患者接触，发现任何我会的语种“他”都不能理解，当然“他”的我也不会。大家聊不来啊，怎么办？看来劝他是没用了。

于是只好金针伺候，行鬼门十三针。

刺到第三针时，患者大叫，开始用女人的声音说话，之间又夹杂了那个男人的声音。

女人很害怕，几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用我们本地话波兰语求救；男性则在呵斥她，想要占据主导。

陆续间透露出来的信息是：女人醉酒，想不开为什么丈夫这样对自己，就想自杀，让丈夫在负罪感中生活。火车快来的时候，突然时间停顿了，一个男人出现在身边，对自己说了些什么，自己听不懂，但却能明白男人的意思。

那个男人是一年多前因生意失败在这附近自杀的。死后后悔，没脸回家，看着尸体被拉走，也不想跟着那个稀碎的皮囊。他感受不到时间的交替，也不知道今日是何时。这个女人在火车要过来的时候已经从自己的身体里出来了。她一出来就被这个男人看到了，这样，俩人有了交集。

男人心电感应了她的前因后果，并问她："真的主动放弃了吗？"

她当时气恼，顺口就说："不过了，不活了！这样的家和男人我不要了！"

那男人就问："我来照顾你好吗？"

女人气着说："随便，你愿意就成。"

结果就这一句话，灵魂契约达成了。

女人感到时间突然又动了，火车在过来。一个路人搬运了自己的身体，火车呼啸而过。

她这时后怕了，马上想到了自己的身体。下一刻她感受到了无尽的黑暗，陌生的压迫感、陌生的气息在身旁——那个男人也进入了她的身体，并获得了身体的控制权，因为她之前宣布了放弃这个身体，并同意那个男人照顾自己。

那个男人记恨有人阻碍了她的死亡，就控制身体试图去撞击飞驰的列车。之后警察赶到，就来了医院。

第二回合

刚才，女人在黑暗中看到三道光进入混沌，黑雾变淡，才重新拿到了部分身体的权柄。但她没有那个男鬼强，她很害怕。不过我发现，通过她我可以和男鬼交流了，虽然不是用挪威方言。那个女人的魂魄在两边翻译。

正式的谈判，开始了……

我和男鬼交涉,让他放弃，出来。这不是他的身体，这个女人的命不该绝。

男鬼说：“女人自己说了，不想要这个身子了，放弃了身体的主权，并同意了我要求的照顾，灵魂契约已经成立。你无权干涉，这都是她的自由意识。”

我说：“那时她醉酒加情绪，意识不清，所言不能算数。现在她明确表示反悔了。”

男鬼说：“契约无法单方面销毁，出口成业，她必须跟自己走，这个肉身死定了。她的家人待她不好，我会好好待她的。她很漂亮，很漂亮。”

我说：“你不离开的话，我只好继续下针，到时候可不好受。”

男鬼说：“我一个鬼怕你什么？又不能再死一次。”

我看谈判无果，开始下第四、第五针。

这时那个女人说话了，表示自己很后悔一时冲动耍脾气，求那个男鬼放过自己。

男鬼声音变得颤抖，好像很痛苦。

我也是第一次这样做，心里没底会发生什么。

医院的临终牧师这时到了，也进来了，坐在一旁，嘴里喃喃有词，就是不过来帮忙。

第三回合

感觉那个男鬼说话的声音不对，带了颤音，感觉自己的勇气来了——既然有用，那再诈诈他。

于是我请那个女人继续转告男鬼，我下第六针后，会开始通电，并逐步加大电量，直到把他的魂魄炼化于内，不走就会魂飞魄散。

说完，我请神父把过道的门打开，并让开过道的位置。

男鬼说：“好，好，算你狠，我走！这太痛了！不要电我！我走就是了。”

然后那女人的身体开始变得柔软，面部也恢复出女人自己的样子。

神父居然开门后，自己顺道溜了…… 我心里这个恨啊！

我知道这男鬼心里也没谱能不能再死第二回——一年前成为

灵魂也是出乎他认知之外的东西。这一年里让他“懵”的东西已经太多了，他对世界的认知早就没有了逻辑，三观认知稀碎一地。不过好在还没有老到成精，不然吃过见过的，未必能唬得住他。

眼见女人平静了下来，我也松了口气，这个晚上太刺激了。

我刚要叫护士进来，突然女人上半身弹了起来，吓我一大跳。不是束缚带捆着，能直接拍我脸上。

那男人的声音响亮地出现，狂笑着，近乎歇斯底里，开始说英文，口音很怪异，单词很简单：“我不会离开！我骗了你！哈哈哈！我不会离开！我骗了你！”

第四回合

五点多了，我很疲倦。走道里医生护士一大堆，都躲得远远的，不走也不过来。

我镇定了一下自己，同时下了两针合谷，并拿来电针仪连接上。不规则脉冲波。

最后一次警告他离开。他只是不停地笑。

我打开电源，增大频率。

他开始嚎叫，重复着英语：“我的！我的！我的女人！”

又是两针三阴交，并连上电。

男鬼开始求饶，用英语：“求求你！”

我简单地说：“离开。走。走！”

女人的身子瘫软了下去，就像没有了骨头的一滩肉。憔悴的面孔满是汗水，嘴唇已经出血并干裂，因为过度的挣扎，手腕上有淤血，手脚在电脉冲下不规则地抖动着。

我怕又有诈，等了会儿，还是不敢确定，把混有镇定剂的点滴给她打上了。上次打镇定是凌晨两点，现在已经曙光鱼白。她昏睡了过去。我停电，撤下针具。

这时感觉一股力道，很凶猛地撞了我前胸，然后又是后背。那力量很阴冷，房间里温度是恒定的，但我的汗毛都立了起来。

我感觉他记恨我，但无法破防。之前被电得不轻，现在与我护体能量硬杠，肯定又受伤了。不过他的冲撞让我肯定：女

人身体内已经干净了。

之后，女人住院三天后出院了……住院期间没有再发作过。

我离开诊室的时候，护士们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也不敢接近我。而我只想下班睡觉。

关键点：

女人在自杀实际成功前，已经决定放弃身体，这让自己对自身载具的控制权被削弱。女人自身的恐惧与无措、无知与脾气，让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结成了灵魂契约。

男鬼还稚嫩，被死后的不死与很多违背了自己认知逻辑的事情崩坏三观。自杀后没有一了百了，还死不如生。

放不过自己，也不肯回家去参加自己的葬礼，又不肯经历接引的显化，因为自己的信念是“自杀是有罪的，不能超脱”，所以他在体验自己自由意识选择的下一个体验——不得超脱。

但是他孤独寂寞，自己感觉哪里都不是自己想去的地方，自己也不归属于那里。

迷失信念，迷失自我，迷失方向，迷失家园，迷失归属。是他自己困住自己。是信念困住了自己，是信仰困住了自己，是迷茫困住了自己。

后记：

我和自己的灵魂探讨他的事件。

灵魂说：

一直都有接引在他身旁，但是他坚持着自己的坚持，而接引感觉到这也是他自己安排好的功课的一部分，在出生前就已经被计划了。

只是这次祸害这女人是一个意外事件。是临时被指派的工作，因为要给这个女人一个教训、一个警告。而这一切也是这个女人出生前就安排好了的，只不过这个女人安排了自己自杀并被救，没安排被鬼上身。

这个桥段是双方即兴添加的，是为了点醒男鬼，也为了女人日后心生敬畏。不然这个女人两年后，因为流产还会自杀一次——她安排了自己两年后怀孕，到第四个月发现胎儿畸形，

而被迫流产，承受极大的得失心起伏，形成人生功课。那次她应该是自杀成功的，但现在经历了这次被附身，她不会再自杀了。

两年后还是会流产，但只会抑郁两年，在 37 岁的时候会意外怀孕，而生一个男孩。那个男孩会给她养老，照顾她一生晚年。那个男孩就是这个男鬼投生的，虽然现在这个男鬼还没有离开中阴。

这男鬼会在中阴里再困十余年，之后和另一个卧轨的一起被超度带走。在灵界休养五十地球年后，为履行现在的这个灵魂契约，返回到之前的时间线中进行投胎。而女人的灵魂也欣然同样用这样的方法了结这个灵魂契约。

注：为了故事的描述连贯性，其间引入了许多后期得到的资料，这些资料源于：

- 其丈夫被警员问询时的口供；
- 女患者在住院期间接受心理疏导时的陈述；
- 我自身高我的旁白。

在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那个男孩应该已经出生了，快十岁了吧！

这是我第一次经历这样的真实，也开启了后续一系列故事的源头。

（二）井中人

这个案例发生在前几年，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

一名中年男人满头是汗地跑入门诊，要求急诊。看他健步如飞，说话底气十足，除了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也没什么疾病的样子。于是要他去预约，排队等着叫号。

男人说：“不是我看病，是我妈！人在救护车上呢！急救员要进来找医生看怎么处理。”

这话说得我蒙了——往常都直接推进急诊，一路绿灯，什么时候叫过医生去门口看患者的啊？这是哪出啊？

看男人很惶恐紧张的样子，倒也不敢耽搁，随即跟了出去。

救护车闪烁着，倒也安静。

一个老奶奶被束缚在担架上，不断地挣扎。

我好奇地问两名急救：“这是怎么回事啊？”

急救说了前因后果——

女性，67 岁。上午时去自家后院地窖拿土豆时不慎跌入其中。

其老伴等了许久不见妻子回来，就去寻她，看见她昏迷在地窖里，赶紧喊了邻居过来帮忙，把人抬了出来，并叫了救护车。

十五分钟后救护车到达的时候，医护看见患者坐在屋子里，什么事也没有，正常地和几个邻居在聊天。检查了患者，没有发现任何外伤的痕迹，患者逻辑清楚，也无疼痛。

决定收兵归队。这时被邻居和老先生拦住，要求送医院检查。急救医生认为没有这个必要。

患者家属与邻居跟急救医生说："老太太回到房间后生龙活虎，多年的腰痛膝盖痛导致的跛行也没有了。"

更奇怪的是她的言语——这个女人是从外地前几年嫁来的，说的是远方山区的蹩脚方言，虽然大家也能听懂，但毕竟差异巨大。而自从地窖上来后，本地话说得比这些本地人还纯正，用词很老套。

这还不算完——她能如数家珍般地把这些人小时候的各种糗事都说出来，包括他们老一代人的姓名身份。这些邻居也都六七十岁的人了，他们的爷爷奶奶早就过世了，就连彼此都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说不出别人的爷爷奶奶的姓名。患者说出的街道名字都是二战前的小镇布局。这些街名二战后就都不用了。

众人细思极恐，一定要让患者到医院就医查查。

患者死活不上救护车，好几个人帮忙才按在担架上给绑了过来。

可是到了医院大厅门口，急救没主意了：这往哪儿送啊？去急诊？老太太一点儿伤没有啊！所以才叫医生出来拿个主意。

患者意识清醒，瞳孔对光反射正常，除了反抗束缚，没有其它症状。说话底气十足，挣扎时肢体有力，眼神中有一股犀利的气息。

这时，她丈夫也自己开车赶到了。

丈夫说妻子的瞳孔原来是褐色的，现在是蓝色的；说话古怪，不是自己的妻子，但能叫出自己幼年时的小名外号。

“那个地窖，原来在二战时出过事，具体我也不清楚。那时我被家人带着避难去了别的城市。只是听说有人在地窖里躲炮火，后来好几个人没能上来。这些年忌讳提及，也就很少

人知道了。”

我感觉在门口捆着患者也不是事儿，就安排先去做脑断层扫描，排除其它可能性。

两小时后，所有流程走完：患者连原来有病例的基础病都没有了，比我还健康！

更奇怪的是，三年前因胆结石摘除的胆囊，B 超上看得清清楚楚（因为怕医疗纠纷，只是被同事告知，没有写入临床报告）。

为了方便，带患者来到一间空置的独立病房聊天，主要是我自己好奇多些。

因为我对当地的老文化和社会背景几乎一无所知，所以她说的各种老事我也不感兴趣，并且她的用词多数对我很是陌生。而她本身明显是一个乡间的家庭主妇，一生恐怕也没关心过什么大事件，套了半天，一点儿有用的没有。只是肯定了她的生日是 1892 年，生长在这个小镇上，嫁给了本地的一个鞋匠，有三个孩子。战火临近炮声隆隆，她和几个女人怕被误伤，也怕苏联士兵，就躲在地窖不敢出来。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直到刚才，仿佛被人抬了出来。苏醒后，发现一屋子人，一问姓名，发现这些小孩子都突然变成了比自己还老的老人。

正纳闷呢，就被他们绑上了救护车来了这里。然后就是这种折腾。她真的受够了，只想回家去好好睡一觉。自己好累啊！在那地窖里躲着。之前怕是中了沼气睡着了。

靠，我真没招了，这可怎么办呢？

这时有护士敲门。走廊里来了一群人，说是这个患者的孙子孙女。

原来，她说出自己的姓名后，周围邻居四处打听，找到了这人的家人。这些孙子孙女还住在这个镇子上，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他们和邻居彼此并不认识，都是战后出生的。

他们拿来了家里的老相册，患者看着自己的孩子们的照片，哭得很伤心，一个个点着老照片说故事。

我退出了房间去忙别的。

下午五点我要下班了，再去看那患者，患者和家属都已经走了。

我问护士：“后来怎么样了？”

护士说：“患者抱着照片册哭了很久，发现了自己被下葬前家人送葬的照片。看着自己的遗照，愣了好久。然后又一一嘱托了孙子孙女些什么，之后就自己去病床上躺下了，还打起了呼噜。

一屋子人不知所措，等了小十分钟，患者的老伴才反应过来——那呼噜声听着耳熟。走过去晃醒老太太。老太太对跌落后的事情一无所知，很惊讶怎么就来了医院、一屋子都是什么人。

因为所有的检查都证明患者健康，也没有理由继续留患者过夜观察。一屋子人就都散了去，也就十分钟前的事。”

我暗自遗憾错过了最精彩的一幕，有些惋惜。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三）天花板上的明星

这事说起来有十五年了，那是二零零五年的冬夜。

东欧的雪在那个年代里还很有威力，我的车轮在满是积雪的街道上奋力寻找着摩擦力。

而我睡眼惺忪地看着车窗外：宁静的夜中，满天飞雪无声地飘荡在昏沉的天色与幽暗的路灯间。

凌晨两点的小镇里，我的车正驶向中心医院。一个小时前的电话把我从温暖中扯拽到这寒夜里。电话里门诊主任的声音都变了——她可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医生了，从来没见过她如此地慌乱无助。

电话中她只透露了三个信息：

1. 患者女性，32 岁，全国一线影视歌巨星。夜里十点被救护车拉来的。

2. 患者躁狂严重，无法靠近，无法检查，无法制服。现在被关在手术室中，由四个保安看守着过道，防止她逃逸或惊吓到不慎靠近的其他患者。

3. 天亮前要控制住局面。早上有手术，需要消毒整个房间。同时防止事态扩散，影响明星和医院的声誉。

“赶紧过来，明天给你倒休一天。”

起因

停车后来到正门，主任在大厅里焦急地等着我。

一见面就说：“你怎么这么慢啊！”

我这委屈啊。说话间，把我带入旁边的护士休息站。里边还坐着俩人，我一看：认识啊。

一个五十冒头儿的小个子女人，纤细的身子骨，裹在宽大的花毛衣里，是镇子里有名的大仙。

另一名是一个乌克兰女人，三十出头，非常地漂亮，走到哪里都很让男人想多看两眼的那种。她用塔罗牌算命的准确程度总是令人咋舌。

她俩也很焦急的样子。我一进屋就感到了诡异的蹊跷——这是什么组合啊？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主任指着大仙：“你说吧，我说不清楚。”

大仙从转椅站了起来，走到我跟前。

她说话的时候，语音独特的沙哑，两只眼睛经常犹如变色龙一般，可以分开了转，同时看不同的方向，还不影响视力。说话时喜欢贴着人脸说——这一点我一直很讨厌。但人是真有本事，也不好得罪她。

她说道：“这事都是 Nina 带来的麻烦（Nina 就是那个乌克兰女人）。这个明星多年不孕，找她去算命。结果 Nina 养的耳报童，被明星带来的东西给伤了。

她没辙，只好把人带到我家。我就和那位理论：为什么要伤我们的耳报童？那家伙还来劲了，要给我点儿教训。

结果双方都没占到便宜：我家里的玻璃、镜子、杯子，不抗震的都碎了，现在还四处透风呢。我看没辙了，叫了几个小伙子，把人送医院来了。这不，现在关在手术室里呢。”

注：

耳报童，是一种地缚灵，多数是幼年夭折、父母不停惦念，导致孩子不能往生。

祭拜与惦念对迷茫的灵魂是一种极其厉害的束缚。孩子会顾念家人的不舍，依偎在家人的身边。但灵体能量耗散是迅速的，它需要能量的补充，不然振频越来越慢，会影响意识的清晰程度。

在这样的家庭里，父母的身体会每况日下，争吵不断。生命能与激荡的红色能量是维持怨灵的食粮，无法解脱的灵体会怨恨用爱之名束缚它们的人。

有些血脉家族的人可以看到这些迷失的小灵体，就收养了过来。有些家族传承了某种古老的方法，可以有效地滋养游离灵魂。他们承诺供养这些灵魂一个固定的时长，并教会小家伙很多特定的能力，最后会帮助其超度离开。这样就形成了互利的灵魂契约。这里的滋养多用自己的鲜血，血液中还有施术者意愿凝聚的生命力。那不是一滴生化意义或物理意义上的血液，而是自己灵魂能量的一部分。

这样的家族，其成员头盖骨结构、骨骼构成与尾椎骨节数和普通地球人有明显的差异。

我看向 Nina——她今天确实萎靡得很，一个是后半夜的疲惫，一个是耳报童的重伤。灵魂虽然仅仅是能量意识体，但也是可以受到物理形式的伤害的。在高能电磁波的冲击下，低频低能意识体的自身频率会被严重破坏，甚至彻底紊乱。

在灵界战争中，数十名低阶灵体合力共振，甚至可以把高阶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一些的灵体进行数据格式化。虽然不能剿灭，但与白痴无异。这不是今天的话题，书归前文。

Nina 见我看着她，勉强礼貌地微笑说道：“这回的娄子大了。以为就是普通的命程安排，看看她后续时间点上有没有安排孩子、谁在等着这个载具投胎的小事情，结果没想到她的不孕是有个这么厉害的家伙搞古怪。脾气还特大，根本不讲理的。”

我问大仙：“现在怎么办？干嘛叫我过来？”

大仙说：“我俩拿不住她的肉身。我这里有做好的回魂水，能请那位清醒过来。那个意识体被人控制了思想，并且非常痛苦狂暴，觉得谁都想伤害它，搞得那个女明星最近两年也是性格古怪，狂躁抑郁，都接不到商演的订单了。事业不好，想借机会休息一下生个孩子吧，就是怀不上。你说这瘟神似的大爷在这里守着，哪个敢来投胎啊！”

我问：“对方来历清楚了吗？”

大仙：“清楚了，是古地中海老战场上一处大山洞里的游魂。不知怎么被谁带了回来，并加以折磨和利用，让他误以为一

个纸上画的小人是自己的载具，并附着了上去，以为这样可以得到安宁。没想到，这个纸符后来被烧了，其灰烬的一部分被这个女明星给喝了。这个武将就记恨上了她，觉得是她毁了自己的安生日子。这不，就闹腾了快两年了。”

我问：“她干嘛要喝符？”

大仙说：“去那个时间线上看了，是被另一个现在的当家花旦下到茶里的。”

我问：“哪个花旦会这些黑巫术？”

大仙说：“花了重金请没良心的干的。这些人知有天地而不敬。百年短暂，有要面对的时候。”

我问：“那个黑巫当时要了多少钱？干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

大仙说：“我在时间线上看见当时明着的收了三万欧元。”

我问：“还有暗的？”

大仙说：“可不，暗里拿走了那个求符的花旦一半的生命能——三十五年阳寿。”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我一惊，忙问：“花旦的高我不管吗？这太狠了吧！”

大仙摇头说：“花旦的高我一直在旁边，多少次想要阻止，但花旦内心交争，最后自我意识选择了实时的利益。她的高我也就没有阻止她的生命能量被对方吸取了过去。”

我问：“那个黑巫不怕日后有‘麻烦’吗？”

大仙凄然一笑：“他也是没有办法了。他之前为了神通法术，请养了一个非本维度的意识体。结果那个意识体想要维持在这个维度，需要不断的生命能供养。那个黑巫已经没有多少生命能可以换取被服务了，就想用这样的阴毒法子，拿贪婪人的阳寿养自己的神通。”

注：

阳寿，又称生命能，是一个意识体。在投胎前先设立计划要活多久，比如 80 年；然后计算这是多少数量的清醒当下，每个当下是一个三维空间格。从一个三维格移动到下一个需要消耗的能量就是生命能。消耗殆尽就不能再移动了，你的时间就结束了。

每个灵魂进入生命历程时，其生命能总数已经被锁死了总量，犹如封闭的电池。你如何支配你每日消耗的电量是你的自由意识。按每天清醒时间 16 小时计算就是 80 年，每天清醒

20 小时，就是 64 年的阳寿。

如果你纵欲声色犬马或极度用脑等高能消耗，一天当两天过，你的甲状腺会分泌更多的激素让你透支生命，这也是自己的自由意识。如果你冥想或寡欲，每天消耗不到十小时，那你就多活个二十年也是正常。

生命能是一种可以相互调度的灵界货币。意识体间交易一般都使用生命能作为硬通货币，没人要什么冥币或纸钱。香火烧的是敬香人的生命力，你的那份心意就是自己的生命力，只是普通人不知道而已。这都是拆了东墙补西墙的买卖，一点儿没有占到便宜。所以那些成全了你的“神仙”逆天改命也不用被因果，它们尊重了你的自由意识而已。

战斗

明白了大体情况，我们一起走到手术室前，隔着玻璃往里看——没人！人呢？

门口四个保安，都惊了：刚才里边还有动静呢！就是四个小伙子都害怕，不敢往里瞧，但肯定没跑啊。

好吧，打开无影灯、紫外线消毒灯、应急手术灯，又找了两把长柄大功率手电筒，我和 Nina 一人一个。其实也不指望它照亮，主要是防身使。这是医院里能找到的最没有杀伤力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又管用的武器了——强光对意识体是有吓阻作用的，而且意识体多数不喜欢灭菌紫外线灯。我也不喜欢，那玩意儿频率太过霸道了。

我们三人相互壮胆走入空旷的手术室，环顾四周：人呢？

屋里亮如白昼，在强紫外线下我们赶紧又退了出来。

这时只听里边有了响动，在爬行的动静。我们又进屋，顺着声音看去——女明星面部扭曲，但认识啊！只是姐们儿在天花板上，犹如壁虎般沿着四墙游弋！我差点尿了，太他妈诡异了！

我回头看着被我和 Nina 保护在中间的大仙，眼神里全是狐疑：你肯定让我们搞她吗？

手术室很高，跳着都够不着她啊，姐们儿怎么上去的？又怎么能在那里游弋？我脑子里所有的物理学逻辑全部同时爆体。

叫人先关了紫外线灯——那东西根本不在意这个。要不，一会儿我们仨的眼睛就废了。

那个女明星也不在意我们三个站在下面发呆，根本选择无

视——碾压的等级差，人家凭什么担心，只是好奇地看着我们。眼神空洞诡异，嘴里发出怪异的声音，犹如哮喘病人的呼吸，口水不时滴落。没穿鞋，衣服已经破损严重，脸上有细碎的伤口。手术室地上是一件从内部爆裂开的精神病患者束身衣。

……

凌晨 3:30……怎么办?

梯子？不行。我爬上去，她就游弋开。我跟不上她换边的速度。真跟我撕巴起来，我还未必是对手。

大长杆子？捅她倒可以，但伤了皮肉不好和肉身本家交代，好歹人家是明星，靠脸吃饭的。

强光手电筒？她讨厌，但不怕。晃了半天，人家就是不下来。

僵持……

时间流逝，我突然想到了门口保安的电棍——没准这个能行！

拿定主意，出门要了电棍，拿医用胶布捆在扫把上。抄了把凳子，又回到手术室。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电棍上蓝色的电弧犹如舞动的小精灵。屋里的俩都看呆了。房顶上的那位，眼神终于有了变化——是一种狐疑的探寻，好像在说：你开玩笑呢吧?

4:00 了，我可不想让那东西琢磨过味儿来，二话不说踩上凳子，拿着扫把杆就捅了过去。

意外

当蓝色的电弧碰触到她的脚踝，物理的科学第一次彰显了牛顿述说的道理——那身体扭曲翻滚着落了下来。好在是墙边，墙体的摩擦消减了大部分下坠的力量。

我都没想到如此有效！身后的 Nina 和大仙也是第一次看拿电棍驱鬼的法术奥义。

刚才差点砸到我，让我心有余悸；更让我不安的是它从电击中恢复的速度。好在翻滚的眩晕延迟了它的反应。

我急忙喊大仙：“药水！”

话音刚落，接着就再电了过去。

好在队友不“猪”：Nina 一个健步上前，下手捏住了她的面颊，大仙对着抽搐抖动的嘴巴，一瓶白色脓臭的酱汁就灌了下去。

所有动作跟开挂了一般流畅准确。多年后我们说起还都感叹有余。

我第一反应就是后撤——我知道要是那家伙对这药剂免疫，我的仇恨值就是第一。

我找了一个靠门最近的地方，随时准备逃离——门被他们从外面反锁了！

我骂街的心都有了！这什么事啊！

喊他们开门，等于嘲讽技能啊。安静，安静，往远角移动。

大仙和 Nina，早就站在远角，看着我。屋子本来就不大，好吧。

三人大气都不敢喘，屋里四颗狂跳的心……

……

突然，一股恶臭袭来，女明星上吐下泻。我不知道是我电的，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还是大仙的药。

大仙和我互相看着，都在思考万一捅了娄子，怎么推诿责任。只有 Nina 凝神看着那家伙，一脸解气。

屋里那个臭啊！地上都是污秽的东西。我都怀疑一个人怎么能装下这许多进入肚子里。最后，我看那个身体还在做最后的努力，可实在是什么都没有了，人直接昏迷了过去。

就这么完了。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玄幻大战，也没有什么昆仑飞仙的搏击。就这么完了。

下面做什么？我看着大仙：药是她的，她该知道的。

大仙看着地上昏迷的女明星，用肢体语言鼓励让 Nina 去看看情况。

Nina 看着我，意思是你再捅一电棍。我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般——再电，法官可不想听有鬼的传奇。

观察了一会儿那昏迷在地的女明星，确定呼吸均匀，身体也没有了那狂暴的气息。三人一起走近她。地上湿滑恶臭，三人相互扶着，怕自己摔了粘一身。

大仙第一个停住了脚步，看着地上污渍中一团焦炭样的东西，然后就开始和空气对话，两个眼睛不停地诡异转动了起来——我们都知道，大仙的大仙来帮忙了。

交流是无声的，但持续了很久。我和 Nina 傻傻地站在那里，动也不是，不动也不是。

我看了眼表，4 点 44 分。

……

大仙说话了：“好了，人送病房。今天可以收工了。”

我赶紧上前给女明星做了基础检查：没问题。万幸。

三人回到门前，门口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堆满了人: 主任、护士、医生、保安、值班清洁……就跟所有大片一样，出字幕时，人都到了。我心里就剩骂街了。

主任看着我，很关切。我知道不是关切我，是那个明星——医院捅不起这么大的娄子啊。

我说：“人没事儿，查过了。缓两天，静脉滴注，静养。明天查个 CT，没有胸骨骨折就没事。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累了，我先回家补觉去了。你说的啊，白天不用我来的。”

主任忙点头，叫人进去抬人，收拾房间。

大仙和 Nina 一车走，我自己回家。

5 点 15 分，雪停了，天在亮起来。街道上还是没人。

我一脑子浆糊，晕晕的：我都经历了什么？那是什么？我们干了什么?

好像什么都没干，好像什么都干了。

回去的路好像缩短了一半，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回到床上的。家人还在酣睡，而我经历了一场梦吗？或许就是一场梦，我压根儿没起过床。

后话

三天后，女明星出院了，一切安好。

我想起去找安保要手术室的闭路监控时已经晚了——被女明星的律师给拿走了所有视频影像，院方异常地配合……

主任吩咐了：当天在场的所有人都签署了保密协议，这事就烂肚子里了，不会再有人知道。

大明星，人家要脸的。另一个也是大明星啊，哪个都得罪不起的。

事后半年，女明星又火了起来。性格好，还喜兴地为人待物，让圈里的人都想要亲近她。

更巧的是，那个前两年独占鳌头的花旦，在片场突发意外，之后若干年里再也没有听说过她复出。

花絮

一年后，女明星生了个女儿，认我做了教母。

大仙，后来跟我说了那天和厉鬼谈判的过程。

Nina，提前帮助耳报童超度了，之后算命生意比较惨淡。

大仙说出的隐秘环节：恶灵的宽恕

那天无声的谈判中，大仙的大仙直接对“恶灵”的交流——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仙： 是时候离开了。

魔： 我每天战死，日出又复生，在那战场我们厮杀了千年。

仙： 为何不停止杀戮？千年了，为何还要每日如此？

魔： 有人倦怠了，累了，不想杀了，军官会惩罚他们一整天，第二天又会复活，又接受惩罚。两边的将军都在督战，天黑前都战死了。

仙： 千年了，没有例外？

魔： 没有。那些拒绝杀戮的，会化作白烟，永远地消失，他们魂飞魄散了。我还想活着，我怕我放下了刀就会也变成白烟消散掉。 我还想活着。

仙： 你知道那些变成白烟的人去了哪里?

魔： 不知道，他们再没有复生过，消失了。大家都说逃兵下了地狱，只有每天杀戮可以永生。

仙：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魔： 我不知道。有个善良的人，他把我带离了那战场，我再也不用厮杀了。但第二天我还会复活在兵营中，那个人又来把我带走。他告诉我，只要我把意识集聚在一个纸人偶上，我就不用回到那修罗地狱去厮杀了。他没有骗我。很长一段时间，他给我能量，让我强壮。我很感激他。

仙： 那你怎么会在这里？

魔：有人烧毁了我的新身体。他告诉我，有那身体的灰烬的地方，就是我的新家。跟着那灰烬，就可以不用再回到古战场。我不想回去。

仙：你为什么每日折磨这个女人？

魔：她喝了我的灰烬，我只能跟着她。但是她不给我能量，我在变得虚弱。我问那个善良的好心人，为什么这个女人不供养我？你也不供养我？我要怎么活下去啊？我受了千年的苦，现在刚安顿下来，我不想就这样消散掉。那个善良的好心人告诉我，这个女人在愤怒的时候，在争吵的时候，在诅骂他人的时候，在暴躁的时候，都会散发出生命的能量，那时我就可以补充我的生命能量了。

仙：然后你就每天设法饱餐一顿？

魔：我不想伤害她的。但是她不理睬我，也不主动喂养我，我会死的。我不想死。我不想消失变成白烟。

仙：你对她做了什么？

魔：我让她焦虑，为小事情发脾气。起初都是些小事，但那红色的能量真的让我强壮。后来我渴望更强壮些、更有力量些，那个善良人又告诉我，只要我能足够地强壮，就不用再害怕死亡，并会凝聚出新的身体。我渴望有属于自己的身体。我帮助她每天关注所有可以不开心的细节，让她看到所有人的阴暗，让她感到人们在针对她。

仙：看来你成功了。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魔：是的，开始有点儿难。但很快地，各种小事她都发脾气，得罪了所有的人，没有人愿意帮助她，都疏远她，她就更焦躁易怒。她找不到工作，失去奢华的生活。她苦闷喝酒，然后咒骂一切。她的能量源源不断地开始供养给我。我可以控制她的感受、心境、思想，最后身体。我代替她生活。好人说的一点没有错，我有了新的身体。但她的身体不接纳我，排除我，我很难受。

仙：那你为什么不离开？

魔：我怂恿她，引导她看到好心人的联络方式。任何日子只要她去好心人那里，我就那天不折腾她；如果一天不去花钱，我就使劲折腾她。好心人说了，每次她去好心人那里，都会喝一些带有纸灰的水。那些纸灰进入体内，我就把它们凝结起来，慢慢地形成一个团，我就有家在她体内、一个不属于她的地方。那里不会排斥我的能量。

仙：这次你为什么要伤害我朋友的耳报童？

魔：我讨厌有人打搅我。我怕有人知道了我的秘密，我又要到处流浪了。这里很好，这女人的能量我还能吃很久，那时我会很强壮，不怕了，谁都不用怕了。

仙：你为什么震碎我家？

魔：我很生气，你们一再打扰我，我只想安静地过自己的日子。我讨厌被打扰，你们是坏人，你们要伤害我。

仙：没有人要伤害你，你现在已经不能再进入那个女人的身

体了，你的家也已经被吐了出来。你想要回到那个好人那里、还是回古战场？

魔：我不能回好人那里，那里有个非常可怕强大的家伙，它每次都想要吞噬了我的能量。我也绝对不想再回去厮杀了。

仙：你知道那些化成白烟消失了的人去哪里了吗？

魔：都消失了，再也回不来了。

仙：告诉我一个你认识的消失了的朋友，我或许能找到他。

魔：我的弟弟，他是个逃兵懦夫，很早很早前就拒绝战斗，然后消失了。

仙：名字、出生日期…

魔：xxx xxx xx-xx-xxxx

……

仙：他来了。

魔：啊，弟弟！你明亮得犹如天使！你这是怎么了？我以为永远也无法再见到你了，你就那么地消失了！

弟弟：我放下了。我不畏惧死亡或消失，但我厌倦了每日的杀戮。我放下了刀，任凭长官如何责骂鞭打，我拒绝出战。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让我去杀戮。然后我看见了圣洁的白光，我回到了家乡，我看到了父母和其他家人。我几次去找你，但你都在战场忘我的厮杀。我只好尊重了你的选择，虽然很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惋惜你的决定。

魔： 消失不代表着消失吗？白光后边是家乡？！那好心的人为什么从来没有告诉过我？我可以离开？我可以回家！我好疲惫，我想回家，但我一直都恐惧失去自己。

弟弟： 跟我走吧，回家吧，都等着你呢！你离开得太久了。放下对身体的执着，放下你手中挥舞的刀，放下恐惧和对力量的贪婪，和我一起回家吧。

魔： 我何尝愿意杀戮！我从未贪恋力量，我早就摒弃了兵刃，我一直渴望解脱，我一直在努力找到解脱的道路。带上我，带我回家！我不再恐惧面对死亡，我不再渴望每日复活的永生。带我离开这里，现在、就现在！我再也不想等待！

仙： 光洞已经打开，接引已经到来。去吧，放下你最后的悲哀，感受丰盛的关爱。

魔： 那个恶毒的好人！那个贪婪的花旦！我最后的力量都偿还给你们，平息我的愤怒与不甘。

魔进入光洞前，发散了千年的怨恨与不甘，形成两股暗红色的能量，直击远方。

仙摇头叹气：“何苦呢，何苦呢。罢了，该平复的得失都需要平衡，这就是天地间的规矩。”

（四）低血压的厂长

背景介绍

十年前的一个夏日午后，我坐在宽大的实木办公桌后边，耐心地等待着预约下午三点的患者。

这是下班后的私人时间，而我就在私家诊室中。这里只接待某些特殊的“患者”——那些时间宝贵、关注私密，而负担得起大价钱的患者。

马上要来的女人，拥有健硕的身材，1 米 76 以上的身高，穿上高跟鞋后更让人仰望。

她泼辣干练，拥有一家规模不小的汽配工厂。全国这个部件只有两家有能力生产，而她的厂子占据了六成的市场。

这是一个多年的客户了，早就成为了好友。爽快、阔绰、直截了当的秉性，让沟通总是让人愉悦。

前言

今天早些时候，上午九点刚开门，她就来到门诊，说一周前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开始严重地失眠、烦躁，之后持续地眩晕、低血压什么的，几度差点昏迷跌倒。

这样的症状每天上午十点整准时发生，不管在哪里、在做什么、什么姿势，而持续到下午五点结束，一秒不多也不少。

我立刻安排她做了血检、从头到腰的断层扫描。因为她有最好的医疗保险，检查项目无需吝惜，能查全查，能做都做。

检查的三小时里，她两次因为低血压进入心慌和眩晕，头脑木讷，交流困难。到中午十二点，所有第一时间的回馈全部证实：患者身体绝对健康，没有任何医学意义上的疾病。

部分激素、生化类报告要等到第二天，但临床诊断学上已经意义不大：患者没病！

症状明显：人要死了，却确实健康。

于是我请她下午来私下找我，因为当时怀疑她有气机病或心理学上的问题。因为生化、物理上都 100%排除了任何疾病的可能。

开始

她还是一如既往地准时，但面色比上午更糟糕了一些。

她一来就要求躺下，血压现时只有 90/60，我为她马上做了艾灸和能量导入。半小时后，血压回升到 135/85，她舒服了许多。我们开始谈论她症状的起始和经过。

她回忆说，症状是上周五开始发作的。当时是早十点，她记得清楚，因为自己上了闹钟，提醒自己要打一个重要的电话。刚从办公椅上站起就伴随着剧烈的头晕，随后爆发恐慌。

当时以为是站猛了，也没有在意。可是一天都持续如此，没能缓解。

之后自己想，可能是前几天办展会时累到了，或在展会上和同行因为一些小事有所争执气到了，反正周末休息一下就会好的。结果一周过去了，每天准时发作、准时结束，根本无法上班经营公司运作。

我问她：“你可吃什么药物了？或在吃什么食谱？有没有接触毒品？”

她都说：“没有，肯定没有，连饮酒都没有。”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细雨资料 公共资源原文长期免费公开 | 电子书：xiyushe.org | 有声书与更多形式导航：xiyu.love

这一点血检确实已经证实。

我又问：“有没有接触过某种心理暗示或自我暗示？”

患者也肯定地说：“没有。”

刚说到这里，患者又开始头晕乏力，血压再次下降到 90/60。

我又如前法救助。但两小时内，犹如漏了的池子，装满就漏空。其间我尝试了几种心理学技巧，没有发现任何心理上的暗示与自我暗示可导致这个症状的发生。

转而使用标准中医的思路诊断：脉若悬丝，沉而无力；舌苔薄白，面色灰白；但六脉通顺。在补助百会、关元、命门、劳宫能量后，患者六脉犹如常人，但最多可以持续半小时就又发作。

患者三点到来，两小时后已经下午五点，所有症状突然消失：脉搏力度恢复，血压正常，脸色也红润了上来。人体外在气场全开，犹如常人，丝毫没了病态。

我彻底懵了。所有能想到的，医学的、心理学的、灵学的、中医的、西医的知识都无法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为了给自己思考的时间，我预约她第二天下午四点过来复诊。

一宿反复思考，毫无头绪。

第二天，生化报告、断层扫描的诊断都回来了，毫无问题。活见鬼了。

可是……

再会

四点钟，她还是那么准时，只是坐着轮椅被丈夫推进来的。

血压 85/55，交流困难，人很木讷。患者丈夫说，昨天妻子回家后，一切都很好，晚上还做了晚餐。今天早上送孩子上学，都没有问题。十点再次发病，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问我昨天的检查有什么头绪，要如何治疗。

我也是没有一个头绪呢!

我把注意力从患者身上挪开，环顾四周，找不到其它灵体，就连她自己的守护也没有！患者灵光涣散，灰色粘滞。身后有一隐约细线从背心膏肓拉出，若有若无，很是古怪。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我尝试又如昨天给她灌输能量，只见能量从那细线不断流逝，犹如虹吸。

原来古怪在这里啊！

我用意念金光护住她，再切断那游丝。

时间到了下午五点，患者又恢复了。

我不知道是我得手，还是时间到了，只好继续约其再会。

后续

接连半个月，患者没有再来。电话也不通，很是担心，也很好奇。一日在超市与她巧遇，问起情况。她说，那日后，自己好了三天。但三天后再次发作，持续不断。知道我已尽力，也不怪我，去找了别人帮忙。

使用了某种反噬秘法（患者不愿多说），之后自己的怪病就痊愈了。但担心再发，就躲了起来。

前天得知：竞争工厂的厂长，因为同样的症状被送医，同时送医的还有一名中年女性。俩人同时发病，症状古怪，医院

毫无办法。那个中年女性症状尤其严重，已经陷入重度昏迷，无法自主呼吸……自己才从防御法阵房间走出来，正常生活。

之后的几年里，患者一切正常，没有再发生过类似症状与事件。

通过朋友得知，那两个怪病的患者最终也没有得到任何医学上的诊断，被定性为罕见癔症。中年女性一周后死亡。竞争工厂的厂长因为持续低迷，后来厂子被妻子出售，自己住进精神病医院，接受长期“治疗”。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五）无法面对善良

前言

这件事就发生在新冠在欧洲爆发后不久。

当各国的边境各自封闭后，每个城市的防疫工作紧张地开启，市卫生局进入紧张的戒备状态。

我接到通知：私人医疗机构非必要，暂停接受患者预约。

我通知了所有预约的患者：下周的诊疗全部撤销，直到获得卫生局的新通知。

周五下午五点，我们做着最后的打扫工作，准备迎接“长期”的休假。

一个中年男子走进了诊所。

中年男子说：“我感觉很糟糕，但他们都说我没病，帮帮我吧！”

很少有没有预约就硬闯的患者，这样的人基本上会被拒绝，除非真的是非常严重的突发问题。而且我们都已经进入收尾

打扫的阶段，这时他进来让我有些气恼。

我说：“今天是周五，我们已经结束服务了，而明天将开始长期的休假。你是否可以留下电话？今后我们会通知你可以预约的时间。”

男子说：“非常抱歉没有预约。我也没有想到会如此地严重。我无法正常地工作，而所有的检查都证明我是健康的，必须工作。我很困扰。都说你是最好的，请你帮助我。”

说着摘下了墨镜和口罩。

我犹豫了一下，说：“好吧，请。我尽力看看能做些什么。希望能有所帮助。”

面对

患者跟随我走入问诊室，关上房间的门。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时间：5:10。

“请坐吧。是什么在困扰着你，我的局长大人？”（来人是我市卫生局的局长)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他有些腼腆地一笑：“请把我看作一个普通的患者，这样你我都能舒服一些。”

他目光呆滞，举止缓慢，气息很弱，能量场也很凝滞的感觉。

我意识到出了什么比较严重的问题：肯定是医学问题，不然不会来找我。但一定很麻烦——全市的医学专家都乐于给他尽力帮忙的，而他在这个时间没有打招呼就很低调来找我，一定有什么大猫腻。

第一反应是：哥们儿不会是被感染了吧？不敢说。也没有特效药，来找我问问？毕竟中国刚消停一些。我也没有药啊！更何况我都没有防疫级别的医疗防护……要死了，要死了。

他看出了我的狐疑，倒也没有矜持，直接说：“我没有感冒，也没发烧。你别怕。只是这两天感觉压力很大，并且表现出与时机情况不相符的恐惧与畏缩感。这样的感觉如此地强烈，导致我甚至无法参与工作。你知道现在是关键的特殊时期，我的迟疑与退缩会给很多人带来困扰。请帮助我，所有的医学检测包括心理疏导都无法给我帮助。我需要一些超出医学范畴的专业医学帮助。”

我苦笑着，心想：如此麻烦的事，做好了，不能说；做不好，那就不好说了。还没有油水赚，真是个苦差事啊！看来还推脱不了。

探索

“好吧。请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越具体越好。”

他调整了一下坐姿，变得有些严肃，说道：“最近的社会局势你也一定都清楚，我受命组织抗疫，但突然感受到内在的惶恐，然后就是严重的心悸、头晕、虚弱感。我甚至不能在办公大楼里待着，那感觉就犹如无比凝重的铅块压迫、鱼在没有氧气的水中窒息地游移。直到我冲到大街上，那些感受才慢慢消退，但我无法返回办公大楼，无法走进那门。

我不知道我怎么了，我在恐惧什么？我搜索了所有理性的逻辑，检查了身体，找不出任何可以理解的原因。

明天我要主持最重要的会议，但我肯定我无法有勇气靠近那里。请帮助我，请帮助我。”

我思索着他的问题：突发的疫情和重大的责任是导火索，身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体、心理没有问题，那责任感的因素已经被排除；办公室里也没有什么化学气息或什么药物影响其情志活动，不然血检早就能够探知；只有大疫情一条线索，但这些年里没有过这样的疫情啊，没有可能在心理上形成过巨大的精神冲击让其选择逃避、感受窒息。

这肯定与某种记忆有关——和什么有关联呢？或许一切的答案都在记忆里。

想好了思路，我说：“我们来使用催眠，来尝试找到问题的答案，或许可以有所收获。”

他说：“三小时前，这样的尝试已经被使用，结果一无所获，甚至已经追溯到了我的婴儿期记忆。”

我说：“那太好了，这帮助我节省了大量的时间。我要走得更远。”

他说：“如果你坚持并认为这必要，好吧，我同意。你是我最后的希望。”

我说：“好吧，请躺下，放松。我将带你离开这里，找到问题的答案。”

根源所在

（为方便陈述，下面用“医”“患”作为主客体。）

半小时后，在深沉的催眠状态中的患者——

患：我在办公室了。我感觉无法呼吸，恐慌和绝望的无助感……还掺杂着其它什么情绪……我觉得一楼的人都先后死去了，因为我。我害死了他们！

我担心这是一个预感——因为我的领导，这个城市这个楼宇的人都会死去。我无法承受如此大的罪疚感！

医：你现在很安全。时间已经被暂停在这一瞬间，任何的实质伤害都不会发生。请关注在你的这种感觉里，观察它，并寻找出与这个感觉最雷同的感觉发生在什么时候。

我数到5，你将进入到那个感受存在过的时空中，清晰地看到那里发生过的一切，并大声清楚地描述给我听。

你可以始终听到我的声音在你的脑海里引导着你。你是安全的。记住，什么也不能伤害到你，不要畏惧。

5、4、3、2、1。

告诉我你在哪里，看到了什么，看看你的脚下和四周。

患：这是一个中世纪的农村……我在自己的房间里……我是一个年迈的独居老太婆。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医： 你在那里做什么？你知道你在哪里吗？

患： 我在自己的家里，我住在村子的边上......人们不喜欢我又依赖我，他们很矛盾......

神父说我是巫婆，好在他们没有想要烧死我，或许是因为我是这里唯一一个懂得草药的人。感谢我的妈妈，她教会了我如何与自然相处的道理。

......我在罗马帝国与波兰的边境小镇上......我是一个不被喜欢的犹太人。因为我的父亲留下的姓氏，没有人愿意爱我。妈妈已经死了。

医： 看来你是有文化的村医。

患： 我比多数的村民好很多，神父的书我可以看懂，我认得多数的词汇。他经常来我这里。在我年轻的时候，他教会了我很多东西。但他恐惧我，因为我的话语经常会带来灾祸。

医： 告诉我，你现在是什么年代。

患： 12345 年春天，教皇是教皇克莱门特六世。（后来发现是 1345 年 2 月）

我梦到一只大老鼠窜上了教皇的桌子，它污秽不堪，抖落的泥点沾满了食物。那长桌上吃饭的人纷纷倒下，教皇被迫离开了餐桌。很多人拥挤在死亡的路口，咒骂着老鼠的年份让死亡和污秽横行。

我把梦告诉了神父。但他说，我要是再诅咒，就要被教廷割

去舌头后烧死。

医： 后来呢？

患： 我每次的梦都会实现，只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什么叫老鼠的年份更让我疑惑。

我想警告村民，但是他们都说我的嘴巴巫毒。每次警告他们躲避灾祸，得到的都是石块和口水。他们只有生病了才会给我些好处，然后就又躲得远远的。

医： 你是个善良的人，告诉我之后发生了什么。

患： 冬天，春天，又冬天，什么都没有发生。

医： 看来是你多虑了。

患： 1348 年的夏天，我在村口的树林里找草药。我老了，走不远了。

我在路口遇到了一个生病的年轻人，他病得很重。他求我帮助他活下去，他要去波兰。但那边的镇子关闭了大门，还射箭伤了他的腿。他太重了，我只好回村，请两个男人来帮忙抬回了我的木屋。

医： 你会治疗外伤？

患： 是的，多年的战争教会了我母亲处理外伤的方法，我也学会了这些。人们干农活很容易受伤的。

可是他没能好起来，他开始发热，皮肤下在出黑血。我没有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见过如此重的箭伤。最后他还是死了。村民把他遗弃在树林里，没有人出钱埋葬一个外乡人。为了他我还借了许多吃的东西。唉！

医：你是个好人，你尽力了，或许他感染了。

患：我是个罪人，我有罪啊！（开始用老女人的声音痛哭。）

医：怎么了？

患：村落开始陆续地死人，都是发热和皮下出血。每个家庭都在死人。我的草药毫无效果。他们想要去找镇上的医者。但镇子关闭了大门，靠近就射箭。说那里也有疾病在蔓延。

大家开始恐惧，带着家人往树林里逃，不敢回来。全家都死了的没人去掩埋，和房子一起烧掉。

大家都说是我把那个年轻外乡人带回来的，带来了死亡和苦难。神父还告诉了大家我三年前告诉他的预言，说我是一个恶毒的巫婆。

他们要杀死我，平息上帝的怒火，因为我诅咒了教廷。

医：你不用害怕，没有人能伤害你，你只是躯体内的旁观者。发生了什么？告诉我。

患：我逃跑了，放弃了一切。我走了七天，在密林和小道上。我进入了波兰的小镇，乞讨食物，并在三年后死在街头。

医：好的，我已经知道了一切。请你再一次回到 1345 年，做

梦后的第一天。

患：……我又一次已经在这一天了。

医：非常好，请你收拾好你的东西，今天就出发，走大道去波兰。

患：我“说服”不了这个身子。

医：每天重复地在她发呆的时候，把这个想法塞进她的脑海。

患：……我想我做到了，她在整理行李准备上路了。

医：现在是什么时间？

患：1346 年夏天。

医：到了波兰后，去求见那里的领主，告诉他，第二年他会生下一个儿子，如果应验了，请他赐福给你庇护。

患：1347 年了，他得到了儿子，我得到了庇护。领主相信我是天使的代言。

医：记住只说好的预言，而不要警告世人灾祸。但你要告诉领主，今年冬天过后要封闭边境，对所有想要靠近的人射箭，没有例外。这样上帝才会庇佑波兰。

患：好的......我想他开始畏惧我的能力了。

医：请来到 1352 年看看，你还活着吗？

患：波兰因为我的预言，没有被死神侵害，是欧洲唯一安全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的地方。我被请到教堂居住，人们说我是圣母玛利亚的代言人。我活得很好。

医： 你可以醒来了。记住，你拯救了波兰。5、4、3、2、1……

后记

结束治疗已经是晚上七点四十分。

效果是立竿见影的：第二天他没有任何问题地可以展开工作，并邀请我录制了一期电视节目，宣传中国成功的防疫经验。而历史上的某些事情也因此被真实地改写了。

（六）共通的伤害

前言

事情发生在我自己 32 岁生日过后不久。

记得那天是周三，我在上班，突然右侧下腹部感觉剧痛，疼痛贯穿到后背，导致无法站起来，无法行走，汗珠子直接因疼痛就滴答落下。

一切都来得如此突然，把面前的患者都吓到了。患者把我扶到诊疗床上，疼痛让我弓成了个大虾米。自身医学素养的第一直觉是急性阑尾炎、肠梗阻。

患者赶紧跑出去喊我的同事。之后我就昏迷了过去。

诱因

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落西，我在急诊病房里打着静滴。

护士看我醒了，马上叫来了急诊主治医。我的疼痛还是很明显，但主要集中在表皮。我看看肚皮，以为他们给我切了阑

尾，结果没有。

主治医是多年的好友，拿着半本书厚的检查单来到床头，表情凝重。他的表情把我吓了一跳——

不是吧，多大的事情啊，能把他难为成这样？看着他，我也心里打鼓了。

反观内照了一下自己：没发现有什么大毛病啊！

他好像不知道从何说起，正自犹豫。我直接拿过了他手里那厚厚的检查报告单。

看得出各科室这几个小时真的很出力地在合作，试图找寻到问题的答案：骨骼、肌肉、内脏、血液、生殖系统、胆肾结石、肿瘤癌变、中毒，一个医生能想到的所有可能他们轮番查了一遍。完全健康。

主治医看我拿过了报告自己阅读，如释重负，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小步，就像课堂上怕被教授看到后提问的学生一般。

看完报告，我心里知道了他的为难，也没有问他什么，叫他去照顾急诊。我自己想静静，感觉已经没有什么大事了。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他好像想要说些什么，但最后还是扭头走了。说什么呢，能说什么呢，我需要的不是安慰，而答案他也没有。

困惑

我躺下，回想了上午和这几天的情况：饮食、药物、接触的人、自己的身体与心理历程。

一点有用的信息都没有找到。

我看了眼床边的点滴，看来连止痛药都没有给我用。这帮家伙果真是感到无从下手。

护士送来了缓解焦虑的药片，我也没有质疑，先睡一觉再说吧！

静夜无语。

第二天清晨醒来，一切犹如一梦。昨天到底经历了什么？不知道。懒得去想，反正过去了。洗漱，准备上班。

坐回办公室，大家都很关切我的身体。我一一答谢，说已然无恙。自己确实也不再感觉疼痛。

如此平静了一周，打击再次来临：如出一辙，豆大汗滴立刻出现在额头。

有了上次的经验，我盘坐下来，用意识反复扫描自己的身体，检查到底发生了什么——

因为就在办公室，没有运动，不可能是肌肉或筋腱系统的问题；非常平静的工作状态，没有情绪或能量的冲击；身体器官都检查过了，没有问题；淋巴管堵塞、血管堵塞也和症状不符；内在外在营卫之气平顺，没有气旋形成，也无“外灵”侵害……

比见鬼还见鬼的症状在持续着，如此地真实又如此地无稽。结果毫无收获、毫无头绪。就这样，一个月里我被骚扰了四个下午，每周一次，比闹钟都准。这倒激起了我的好奇。

因果

又一个周三来临，我请了假在家中。吃过午饭，估摸着时间该发作了。

我盘腿进入出神状态，然后从肉身里走出来，分化成四个自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己分守四方；又用意念聚化成一个金球，随即爆开成为无数金色粉末，飘荡在肉身的四周。

布置妥当，安静等待，分秒滴答。

突然间，空气中悬浮的意识金粉被什么力量位移，肉身前方出现了一个尖锐笔直的时空缝隙，犹如插入馒头的一根筷子。

我立刻让时间静止在那一刻，然后沿着那裂缝的弹道观看过去：我看到了一柄标枪正在飞来，其路径必然洞穿右腹下方——原来是它让我疼了一个月！

我沿着标枪飞行的轨迹，一路用意念探究了过去。投掷它的是一个中世纪的欧洲铁甲骑士，他正和一队骑士发起冲锋。

我把视野放大：那是一场中世纪的战争，铁甲骑兵来自守卫方的反击突袭。而那柄标枪，从他手中飞出，投向不远处的鞑靼人步兵群。

双方的冲突已经持续了三天。这一刻发生在周三的下午。

这柄标枪，沿着轨迹，即将贯穿一个鞑靼弓箭手的皮甲。

而这个弓箭手，身体里另一个“我”的意识体正在努力地瞄准

着什么，毫无察觉那要命的偷袭正在逼近。

这一切都发生在定格时空中的瞬间。我意识到一切都无法改变。

时间又一次流淌了起来。

弓箭手倒下了——标枪贯穿了他，疼痛让他蜷缩着身体，豆大的汗滴因为疼痛在额头凝聚。没有人能顾及上他，战斗惨厉。

没有电影特效般的血流一地，但生命在痛苦中快速地枯萎流逝。

他的意识体从身体中出来，看着地上痛苦煎熬中的肉体。它知道，在天黑前战斗不会停息，徒劳地在痛苦中延续毫无意义。

我的意识体在一旁看着另一个自己的意识体，它在肉身的上方若有所思，然后义无反顾地瞬移离开了原地。我一怔，赶快用意识扫描那个自我意识刚刚最后的一个念头。

他在想一周前妻子在蒙古包里为自己庆祝 32 岁迟到的生日：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孩子在屋外奔跑着，妻子躺在自己的怀里述说一路赶过来的艰辛。他们征战的队伍前进太快，后勤的妇孺牲畜走得很慢，夫妻俩有三周没有见到彼此了。

一路打杀已经一年有余，深入欧洲腹地，看到了不同的风景和民族。草原的孩子，没有家的概念，有炊烟的地方便有奶香。那一天成为最温馨的记忆。

他的意识沿着留恋的记忆，回到了那一刻那一夜，并融入了进去——他不甘就这么死去。他不想留下爱妻成为他人的小妾，他觉得自己能躲过那飞来的标枪，他想尝试这次小心一些。

避无可避

我站在那中世纪的战场上，看着那个我一次次地到来，一次次地倒下。每周三下午一次。

命运的闹钟诚不可欺。勇士的彪悍与倔强，无法改变宿命的轨迹，如此持续在反复里，一周一次地轮替。

我终于知道了每周疼痛的原因：他倒下，就回到一周前妻儿

的身边，又出征来到了这里。

我只好在他又一次倒下后，显身拦住了那个“我”的灵魂，告诉他这样的挣扎与重复毫无意义。生命只是一场戏剧，而妻儿也都是你周而复始记忆中的幻影。宿命必须被尊重与臣服，而你现在有权选择离开自己的角色与执迷。

你重复在这无尽的时间周期里，犹如卡壳的老唱片无限循环着单曲，你心爱的妻子、惦念的幼子已经随时间远去，而你被自己困在了死循环里。

那个我无比惊恐地看着我，就像看见了妖怪一般。然后就又消失在原地，回到了一周前的帐篷里。

我的话语他根本不听。或许听不懂？或许不想听？或许听了根本无法理解？不知道。

那是他选择的体验：他的死是规划中的重要环节，无法变更，必须经历。他的功课就是放下——一生都是铺垫，死亡才是剧本的开启。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了结

我颓然地回到当下，梳理自己的意识信息，找到那个鞑靼战士，然后切割了彼此的感受涟漪。

我不知道他还会如此地坚守多久。那是他心智成长中的必经考验。他无法变更宿命，但可以改变面对经历后的态度与认知，选择臣服与前进。

我不是一个好的死神。我没有专业的引导灵练习，对固执的家伙基本没有办法。

我在同样的年纪与时间感受到了他的痛苦，而他的坚持与反复又加重了我的问题。或许他十次八次后能幡然领悟，或许就那样地执着下去，我不知道。

好在那之后，这样的疼痛没有再出现过。或许是他放弃了执着、接受了死亡；或许是我切断了连接、不再感受。

或许我今天的作为，也在影响着某一个时空中的另一个我；或许有一天他也会来到我身旁，对我说要干什么或别干什么。

我会认同和聆听一个发光的怪物说着不知所以的言辞、然后

臣服地执行吗？大半不会，我只会做我认为对的事情，坚守自己认知的底线。

所以，智慧无法跨越其认知的鸿沟。一个理所当然的简单道理，对另一个自己就是天方夜谭般地无稽。不说远了，你面对二十年前的自己，有几分把握让他短期内认同你当下的智慧觉知？而你又会多么无条件地信服二十年后的自己?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七）妈妈，你不要走

前言

三年前的深秋，周六上午十点。我坐在皮转椅上看着杂志，等待我的访客。

周六一般是我的私人时间，很少会接待门诊，但今天是个特例。倒不是因为对方是什么权贵或价格不菲，而是出于我自己的好奇。

事情是从两周前开始的。

一个六十多岁的女人走进诊室，有些发福的身材，穿着朴素但很干净。

她来就诊是因为头晕和心悸持续半年，所有的检查都做了，找不到原因。几乎每天发作，但没有明显规律，与饮食、运动、体位、吃药、生气都没有关系，排除了颈源性供血不足、心脏病、脑瘤、血压低等临床常见病的可能性。

这激发起了我的兴趣。遇到怪病，是门诊医生日常最兴奋的

事情，因为能给自己带来提高医学认知水平的机会。

我详细地盘问了整个病程的前因后果，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蛛丝马迹。

这时患者又开始头晕、耳鸣、心悸。

我给她连接了心电监测仪：有些快，但规律稳健；连接了脑电波监测仪：看到了一些很不寻常的脉冲波有规律地呈现，但那不是人脑该有的东西。她周围没有手机或其它电子设备。我把墙上的 WiFi 信号都关了，还是没有用。

屋里的日光灯开始闪烁，和那边脑波同频。

我打开音乐的音响，那个脑波频率一出现，喇叭就会丝丝拉拉地出现噪音。

我断定她不是什么疾病，而是被什么强电磁波定点干扰了，所以出现了这些症状。

可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谁会动用武器级的超音波定点精准侵袭呢？我离她不到半米，居然来回走动没有感觉到一点。这也太诡异了吧！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于是，我尝试着用我的意识进入她的意识中，感受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结果刚一接触，就被某一种屏蔽场立刻给震了出来，差点没恍惚了自己。我靠，太霸道了吧！

正想再尝试，她的症状骤然消失了。灯不再闪烁，喇叭里音乐流畅清晰。

我只好跟患者说：“不用再到处求医，你的事我承包了，不要钱。什么时候感觉有异立刻联络我。”

就这样，今天上午九点，她打来电话，说症状又开始了，她能感受到那些症状在酝酿中。

我叫她立刻来我私人诊室，我等着呢。

谜中谜

患者走进房间的时候，穿着很随意的居家服，走路缓慢，需要扶墙，很是痛苦。她说耳鸣非常地严重，就像谁把坏了的老式收音机放在了脑袋里，嗞嗞啦啦，滋滋乱响。

我突然想起都市传说外星人绑架人类植入微芯片的故事——不会是大姐被不明高科技了吧？可是一周前的核磁断层没有

显影异常啊。

我让患者舒服地躺在心理治疗床上，尽力平静下来，闭上眼睛休息。而我双手轻轻地按住她的两个太阳穴，假装按摩着，接通了她身体的生物电位频率场，用硬连接侵入到她的能量意识网格中，尝试共享内部信息——上次意识隔空连接吃了亏，这次学乖了。

我开始调整自己的频率，伪装成与其一样的频率，混入她的潜意识流中，寻找观察到底那神奇的脑波是如何从哪个意识层面、哪个能量维度过来的。那波频太过规律，绝非自然的东西。

很快，我就可以全然地克隆镜像她的所有感知与感受，搜索其所有的记忆，查看她的出处和灵魂出生前的计划。

她的感受和患者叙述的没有两样：晕、耳鸣、心悸，被什么东西像敲钟一样地共振着。而她的出生前计划里，根本就没有安排过自己在这个年代生病、体验什么被照顾或体验虚弱的经历。

好吧，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有极其精准的外力在靶向性地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干扰她，而且这个干扰是有目的性的和强力的。

我敢肯定，这样频率的攻击，会最终熔毁她的大脑，造成脑出血而死亡。这只是时间问题。可是为什么呢？又是谁在哪里发动的呢?

想到这里，我开始关注那脉冲波形成与传递而来的方向和它发射地所在的维度空间。

我用意识把患者四周的虚空都液化，犹如“果冻”一般，然后观察哪个方向这个果冻被外力抖动。

脉冲过来的轨迹很快就找到了——不是来自地球，甚至不是这个维度空间。

不是吧！这是得罪谁了？也至于跨维度用定向集束脉冲来精准爆头？！大姐不会是什么宇宙级重要人物吧？各种瞎想一股脑地涌上心头——这科技水平，我该不该趟这混水啊？趁着没有被发现撤吧？不然灭了我跟玩似的啊。

生死一线

我正在左思右想地犹豫着如何是好，只见到一更强力的脉冲

犹如闪电般地就沿着轨迹轰了过来。

我心中大惊：这是真心想要她的命啊！你们什么恩怨我不知道，可是大姐不能死我家问诊床上啊！那我可怎么解释，和警察说是跨维度暗杀还是医疗事故？哪个我都承担不起呀。

没辙，只好与大姐的意识交汇到一起，生化出一些电阻机抗和棱镜体系，把高频能量波分解降压到之前的水平，拖延时间。好在那波来得不是很汹涌，这为我争取了思考的时间：

首先，这是要命来的。患者今天不管在哪里，一准刚才的第一波高频脉冲就已经爆了脑血管了。这短短几分钟已经有两个脉冲过来了，绝对没有活命的可能性。这样的攻击不知道还会多久，不过看其形式恐怕是不死不休。

这时患者只要离开我的保护，连一分钟都坚持不了，死我屋里还是我的麻烦。 心里这个骂自己多事啊，这回娄子捅大了不是！

左思右想，只好拼了，别无它法。

主意拿定，收敛心神，关注在脉冲过来的轨迹上。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然后把自己的意识化作虚空粒子，沿着震荡波的痕迹一路逆行而上。

突然眼前一黑一亮，我出现在了一个房间里。

房间陈设简单，四周质地犹如金属薄膜般的墙壁，眼前是一个投影形成的控制台。

我放出自己的意识，膨胀扩大，立体地搜索四周，查看情况，定位自己的所在。

这是一艘在广袤无垠的宇宙中正在自动化驾驶的宇宙飞船，船体很大，目的地不清楚。

我继续急速地扩大意识笼罩的范围，找不到银河系的踪影。

回收意识到金属泡的房间里。

我看到背后有四个长条的胶囊，每个胶囊里睡着一个外星生物。它们被浸泡在浓绿色的液体里。胶囊上观察窗口很小，看不到身体。它们每个“人”头上都带着一个银色的丝网。我放出自己的意识接触它们的意识，没有遭遇抵抗。

我看到它们飞船起飞时的样子：

飞行稳定后，进入“梦想仓”。这个装置可以让身体休眠，暂停下来，而灵魂从肉体中利用头上的银网被剥离出来，进入一个大型的终端系统。

那里提供各种学习或娱乐性的虚拟服务，辅助宇航员们度过几个世纪光年的漫长时间。这些宇航员会选择各种宇宙中的不同星球上的不同历史时期里的某一个角色去扮演和经历。

这是最流行的在线真实体验游戏。根据难度不同，一局的时间各异，从十几年到上万年不等，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在各种场景中跳转游离。

但它们设立了一个机制：当飞船出了问题，“梦想仓”会中断响应负责者的梦境，让它“死”，回来处理飞船的实体问题。而当下就有一个胶囊在排除绿色液体，准备唤醒其中的休眠者。

我立刻明白了：我的女患者的核心意识体就是这个宇航员在其中参与。系统发射脉冲摧毁她在地球游戏里的载具，让其死亡，好回来参与工作。

好在“闹钟”刚响，飞船是近乎光速的，所以我可能还有时间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利用这个时间差。

我赶紧扫描苏醒过程中的那名宇航员的意识，了解到苏醒后要按虚拟面板上的一个按钮，确认苏醒并参与工作。

我想：我要是按了那个按钮，是不是苏醒程序就会暂停了呢？于是赶快过去实验。结果我忘了我是意识体，无法触碰实体造成影响。这招不成。我在这里什么也做不了。

我不知道地球上的女人还有多少时间，一定会有更大脉冲后续下来，直到召唤完成。虽然中控无法识别，但会不断加大脉冲。我不知道它的极限是多少，至少我已经在极限上了。

移花接木

我赶紧收敛回心神，守住身边的患者，争取更多的时间，并再次快速搜索她的记忆库，发现了自己原来忽略的东西：我之前关注了她的出生前投胎计划，但大姐已经在地球上玩了四次轮回了，分别是 3 岁、27 岁、84 岁和这次。她玩得很嗨：上一次死后立刻就进入了这个年代里投胎，几乎没有间隔，导致自己都已经忘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我把刚才飞船上的记忆传输入她的脑海中，并稳固住影像在她的记忆里。然后又一次设置了意识保护，对抗脉冲波的攻击强度。

我把双手从她的太阳穴拿开。

时间过了三分钟，我问她：“头痛好些了吗？”

她点点头说：“谢谢你，好多了。耳鸣也轻微了许多。”

我说：“你这个问题很棘手，我需要你全力地配合。很难给你解释具体的内容。我会引导一个短暂的催眠，你自己去观看自己的记忆。”

患者又点头，闭上了眼睛。

我开始数：“十，九，八，……一。进入你来地球投胎前的片刻，去看看你是谁。”

患者的面部表情非常丰富地变换着。我一直观察，直到表情平静了下来。

我知道时间宝贵，立刻唤醒了她，问道：“如何？你知道了些什么？”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她突然哭泣了起来，甚至泣不成声。

我这个焦急啊——大姐啊，没时间了啊！脉冲再强，您就挂这床上了啊！

她仿佛发觉了我的情绪，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对不起，我都知道了。只是回想起自己这前半生各种的经历、各种的较真，一时悲切。我这就要回去了。或许下次再来还能和你相遇，非常感谢你的帮助。我要走了，那边有紧急的事情需要我。"

这次该轮到我哭出声了，心想：大姐啊，不带这样害人的啊！您关机脱机忙去了，我这里可多了一个尸体啊！

想到她女儿刚才陪她来的，赶紧叫她女儿进屋里来。女儿二十多岁的样子，我直接就说："你妈妈命在旦夕，我已经尽力，你和患者告别吧。"

那个女孩眼圈一红，立刻哭泣，抓着妈妈的手就说："不可以，你不能留下我啊！小孙女才两岁，多喜欢姥姥啊，你可不能就这样撒手人寰啊……"

我赶紧在一旁补刀煽动情绪："你可不能这样不负责任啊！

你看女儿多爱你，小孙女等着您回去。您这一走，家人要多伤心啊。可不能现在说走就走啊！”

就在苦苦相劝的时候，突然我感觉嗓子一甜，血气翻涌，患者直接进入昏迷。

我知道再扛下去，就不光是她走了，连我都要陪了进去。

意识扫了一下患者：还好有气。灵魂已经不在体内了。

脑血管没有爆，患者的灵魂生生接下了刚才的脉冲，保护了身体。灵魂已经跟随脉冲离去。

怎么办？怎么办？心理疏导出个植物人，我的医师执照就废了啊！

回魂

我脑子乱成一锅粥，但不能失去对局势的掌控。

先安抚住患者的女儿，同时打急救从 ICU 叫车过来——要保住这个载具，不能损坏了功能。好在载具的自动化驾驶功能已经应激启动，魄在体内接管了所有系统。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患者悠悠转醒，逻辑意识清醒，就是没有记忆。呼吸心跳正常，能正常交谈，思维反应还算敏捷。一时半会儿女儿还发现不了这只是魄在掌管身体。

女儿刚才吓了一大跳，现在自己情绪激动，说个不停，倒也减轻了患者的思维反应压力。

就在这时，我看到一个意识体的光影进入了患者的身体。她打了个冷颤，身体居然没有排异。

我赶紧和患者交谈，想搞明白进来的是什么东西。

患者对答如流，思路清晰，但绝对不是之前的那个意识体的频率气息。

我仔细辨识：是一个人工智能应对程序模拟出来的意识体，它拥有那个灵魂的全部此生的记忆，明显是被授权过来滥竽充数的家伙。

至少现在脉冲波的攻击消失了，这个载具中有一个意识体存在，并且家人看不出差距，赶紧见好就收吧。送走这个姑奶奶吧！

我和患者的女儿解释："患者刚刚经历了严重的头痛，现在已经治疗好了，今后不会再犯。但患者很疲惫，现在带回家去，这几天多休息。不要外出或见其它人，避免刺激，不要喝酒……"

送走了患者母女，我长出一口气——好歹没有死在我这里。可是那个人工智能的仿真灵魂能糊弄多久不露馅呢？毕竟这玩意儿和灵魂还是有差距的。

后记

时间流转。

又过了两周后，我在市中心的超市里遇到了患者在采购。我好奇地走过去攀谈最近两周的感觉。

患者客套了几句，拉我到水果区的边上，突然换了一个尖锐的声音跟我开始说话——

患者说："非常感谢你那个周末的帮助，不然一切都结束在那天下午了。我维修好飞船后，又进入了梦仓。虽然我可以随便选择一个新目的地，但我确实放不下孩子们。虽然现在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我知道，这里只是虚拟出来的空间体验，但是我渴望完成自己的角色。

我会再活八年零一百二十天，那时我的小孙女就十岁生日过完了。四年后，我女儿会因为她丈夫出轨而离婚。这些都是必然要发生的主线剧情，谁也无法变更，我想你知道的。

我会陪伴女儿走出低谷，在六年后把她交给真爱的手中，那个男孩现在还在伦敦读书。这些都达成后，我的角色也到了要谢幕的时刻。

《地球在线》是个令人难忘的节目，或许我们还会在哪里相见，或许不会，都是最好的安排。最后再次谢谢你的帮助。”

说完，她把手中的一把香蕉很真诚地递给了我，表达谢意，犹如奖品。

我的脑子在风中凌乱着，意识溃散：

这是她“本人”还是超高级的“人工意识体”？感觉是实体灵魂。

就这样木讷着走出了商店，坐上了汽车。不知道自己怎么回的家，直到警察来敲门，我才回过神来。

两个警察很客气地说我在超市偷了香蕉，人跟没有魂似的游荡。店员以为我是梦游者，没敢打扰，报了警。

好在城里多数人都认识我，知道我不是职业小偷，才来家里找我看看出了什么事没有，顺道把香蕉要回去。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八）医、鬼医、医鬼

一、医

我选择了一个世代医家投生，又一如既往地走医道为生，一为手熟，二为守护心性。医者行医道。医道者，祛疾、解苦、释心。

中医，不是一门医术，而是一个地域文化中积累传承的医道总和。就如同说起东方人的智慧，不要把它因名号而去狭义地看待成方法。

医学在远古有其明显的传承发展的脉络。

古典医学始于中东地区，入印度次大陆，进入东亚各地；北上苦寒边塞，盛于美洲中部，也亡于那里。在各地不同程度上得到了丰满与补充，又因地域特色各自形成局限和偏颇。

- 埃及、巴比伦：

医学中没有寒病，没有缺碘、缺盐，但有地中海贫血。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 印度：

多暑湿、丛林病，生成四大：水，多雨；火，酷热；土，食物；风，能量流。

- 中国：

在多民族与地域的多样性上，让古典医学到达了顶峰——酷暑和极寒、干燥与潮湿、高原与盆地，让所有有可能形成的疾病与有可能被尝试的药用植被被充分地认知，让医学从单一亚热带疾病医学和亚热带海洋性药用植物扩展成适合全球的完整的医学体系。但后来，因为地域疾病的特色，中国还是分化出两个大流派：温病和伤寒，争执千年。

- 美洲：

是最后一个开花的地方，也是最纯粹的古典医学所在。 因为地理原因，它无缝地秉承了地中海医学体系的认知和印度次大陆丛林医学的见地，并在灵性医疗上取得了极大的发展。可惜玛雅文明的倾覆，这个医学体系被陪葬在历史里了。

在古典医学中，有四大块医学体系，分别是：

- 针对载具机体的物理医学
- 针对生化功能的草药医学
- 针对维生程序的针石医学
- 针对意识侵袭的祝祷医学

而每种医学体系又因具体方法和流派针对不同，展开来是数十年讲不完的内容。

而有效的治疗总是建立在准确的诊断上的，诊断被大体上分为：望、闻、问、切。

望，为首。本是一见即明，这“见”甚至包括遥观。说白了，只要能明确标靶，用意识观察对象患者的疾苦所在、所感、所苦，病痛来历与命程中规划好的病程长短、结局几何就都知道了。医者观其运而救，急则去症，缓则劝解心结或导助患者臣服命运，早得解脱。

后世，观体，辨色，查身、眼、舌、动作。

到当代，看机器，观数据，连患者都懒得多看两眼了。

闻，退其次。心神所交，两意相感，疾苦所在，成因往复，听病患心灵叙说原委。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后世，医者用耳、鼻闻查咳喘哮鸣、气息味道、腹内鼓噪，皆辨别意义。

当代，医者直觉不足为信，只讲证据资料。

问，医者多有无明之惑，患者一一为医者答疑解惑，逐步诱导医生找到病因，了解苦疾，预期生死后续。一问一答间通过语言逻辑剥丝抽茧，找寻问题所在。

后世，在欧洲盛行，成为逻辑医学的支柱旗帜。

当代，成为标准，全球奉行。

切，医者按压一探虚实。患者所言症状多偏颇造作之词，身体却诚实很多。查脉动急缓沉浮，触肌腱、肚腹、骨骼，辨软硬秩序。

后世，望闻之法渐废，道具日盛。

当代，只信机械所言，不顾身体所语。

说完诊断，再看医疗手段。

远古之时，铸就高台，顶建石室，内置大小粗细各色水晶，

折射日月星辰之光，扭曲转换增强其频率，令身体、心智、灵魂都得到补充与康复，校准应有的频率属性。这时是天与人的关系。

中古之时，不知所来，知所往。敬拜上苍，述说委屈。巫毒祝由之术盛行，帮着矫正思绪，臣服顺应。言语针石便可康复。这时是自然与人的关系。

近代之时，不知所来，不知所往。故无畏前行而又时刻惶恐。视皮囊为我，见心不见意，见意不见魂。笑敬畏为无知，摒弃传承如敝履。毒药、丹石、针石、刀斧并用。这时是人与人的关系。

当代之时，知所来去者视为疯，言所来去者怜为癫。世人，意不守心，心不居身，身不守意。涣散精神、灌注精力于机械之中。视身体内外为生化机械，用钢钉为骨，塑料为皮，摄像为眼，话筒为耳。心系八卦，意感是非。渴望的不再是自我智慧觉知成长，而是计算机的智能觉知成长。出门不是享受驾驶掌控的乐趣，而渴望被计算机主宰左右，自己傀儡跟进。这个时代，毒药横行，辐射众多，所食非时，起居无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定，无脑跟随者众。

（昨日一友人说，人各有命，争中随，随中争。

争、中、随是心智的三个阶段：

前者看似热闹，实际毫无新意；

中者了知天道，但渴望逆天改命；

后者自己定进退节奏，但臣服大道，顺应起伏。）

我自己的成长过程

在世袭的中医世家从小熏染，获得了许多直觉上的见闻。

在医科大学中医科班时，之前已经认知的病案病例与处理手法、思考方向要比同龄人多出十年有余，导致学习中可以感悟到更多书本之外的意境传承。当时内心无比骄傲，因为手中有历代家族内部的百年医案、处方、经验可供查询参考，小小年纪已可傲视科室。

很快，现实就开始给我啪啪打脸——经方古法，应对当今社会已经捉襟见肘。世界大融合后，基因缺陷性疾病、辐射病、

化学病、西药毒副病、非亚洲寄生虫病、跨洲际入侵性微生物病……闻所未闻。西医在欧洲病上的经验、检查手段和防治手段必须要学习。不然就只能抱残守缺、为了捍卫祖国医学而成为庸医。

好在基础底子在，差距快速弥合。心想：这下行了吧？

结果又让年轻的狂妄交了学费：患者的心理认知扭曲，带来性格与能量气场的持续紊乱，上半年刚医好，下半年又回来。心病不除，病根不去，非诊断不清，也非药石无功。

思绪再三，开始攻读临床心理学，渴望深刻理解病基，能一针见血，直击核心，不让患者迷惑着活着、反复地就医。

三年苦读，得偿所愿。心中惆怅，只想仗剑天涯，扶弱济贫，少年英豪。学得越多，发现懂得越少。心理疾病，多有成因，因果交替，甚至超出今生。

在我和其它一百多名散布世界各地的同学、同事十多年的共同累积下，发现在众多的催眠回溯里，患者的各种疾病都是自己刻意安排的：什么时候病、得什么病、病多久、由谁来照料、让谁给治好、什么时候被治好、能不能治好，连什么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时候过世，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一部分先天疾病、肢体残疾、生理缺陷，很多与其生命历程中过往记忆里留下的无法释怀的遗憾有关，并成为此生的功课去面对。当然其父母也在灵魂层面上选择了经历和参与这一挑战。

还有些疾苦是各种有形无形、或常守或路过的意识体有心、无意造成的，和患者自身毫无关系，却成为无妄之灾，真的只是被偶然的无常涟漪波及。

在临床疾病中绝大部分的疾病来源于心结，就像老人们常说的：这人要是活拧巴了，身子骨也会跟着较劲的。

反观之前我所有的努力，仅仅是“别人”剧本铺陈设定好的必然经历，和我自诩的医术几乎毫无关系。“患者”是否能被我治愈，在于患者“自我”是否真心同意被治愈——是时候被治好了，就治愈了。

我内心崩溃啊！忙活了小半生，发现自己不过是舞台上穿着白袍假装医生的演员，而“病人”按着剧本演绎着自己的生死。没有一个人，“自己”不同意而会平白死去。哪怕是最无常的

意外，都内藏巨大的玄机。

中医、西医、心理学，我一步步靠近了真相。

灵魂引导我第一次去触碰中国最神秘的医学——祝由。

说起祝由，它不是黑白法术或什么跳大神、当地马、做萨满，祝由是中国医学中最宝贵的财富，但却完全隐没于无神论的教育体系中了。

实际上的祝由由三个面向合成，分别是：古代心理学疏导、古代催眠术、古代通灵术。

祝由，是祝祷因由的简称。祝祷是对患者的意识询问与质疑，了解症状背后隐藏的意义和目的，了解到患者对自身疾病的出生前规划和什么时候容许自己好起来。

如果患者必须体悟到某种觉知与做出必要的习气改变，那就帮助患者尽快地认清自己的初心；

如果是为了扮演患者，让家属体验照顾与关心、爱与被爱、付出与耐心，那就要去让家属放下焦躁的情绪，安然地陪伴患者度过指定的时期，体验不离不弃；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如果真的是某种“意外”，并涉及到了更高维度其它意识体的更庞大计划，而患者只是某一环节的牺牲品、患者的灵魂没有同意参与这戏剧，那就要找区域“长老会”去理论一番，让这些莽撞的家伙在意一些其它弱小的生灵。就像你路过看到一个调皮的小孩在拿放大镜烤一只刺猬作乐而出言阻止——孩子没有坏心，只是好奇，但却伤害了其它低等生命。

祝由的学习成功，很大程度上是我有幸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家传的镜术。

所谓镜术，是老中医世家中流传的一种法门：让意识内收到止水境界，然后观患者，患者身体内的症状、感觉、成因，医生就会无漏觉知，犹如亲历无二。同性同侧，异性异侧。这样医生无需患者言语，便可准确得知患者病苦所在、程度几分、营卫之气分布、五脏传导之势。然后诊断自己，开出药方或针刺患者。再观自己身体变化，知药石功效几分。

这个法门让医可不望而知其所苦，不问而明疾之进退。在古代不可亲女眷，不能见显贵，多悬丝诊病，入室言疾，其实都是靠镜术。只是不能明说外传，搞出很多传说玄机。

家中子弟尽皆学医受传心法，但唯我一人有机缘练到大成，或许与从小就经常能灵魂神游出体，淡薄了心性有关：很早年就看见人人套着五彩光环，有白，有灰，有红，有蓝，有黑，有的五彩游弋，有的凝滞呆板，有的金光万丈。幼年好奇，但无人能答，只觉得好玩。很多年后发现，这与一个人的性格、疾病、情绪、人品、意识层次是否遭受能量意识体侵袭有关。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二、鬼医

说起这个，是另一个故事了。

我大学毕业后，家里长辈很郑重地交给我一张老年画，说：“好生收好，这是你师傅，今后要多加敬重。我们不能随时陪在你身边，但它能。临床上，一念之差就是人命，万不可大意。有事多请教，没事时多学着点。”

一张老年画，叫我守着，还要拜师。

晚上临睡，按照家里长辈要求：对着年画行礼，然后念三遍口诀入睡。

一夜无话。清晨，一老者站在我床头，身穿满清官服，顶戴一应俱全，看着我。

我吓了一跳，不是我穿越了吧！

老先生倒也不急，在我耳畔，连着鬼语三声他的名字，直到我能重复出来。我赶紧在床头柜上找纸笔记录，耳朵就像被蒸汽烫了一样地热。

老先生说：“中国自古有民俗，养祖先鬼魂荫佑后人。当先

人去世时，其长子长孙爬上正堂房顶，拿先人衣帽，连喊先人姓名，求留下庇佑家人，必定香火不断，子嗣礼拜有加，供养不停。这种牵挂子孙的先人就会随衣帽住入家族祠堂，自愿当地缚灵，而家人用自己的寿元滋养它的能量所需。

这样的先人甚至能养一屋子出来。但要是子孙不孝少德，图谋祖先敛财害人，祖先也就寒心而去，自顾自地投胎轮回去了。

在古代，哪个家族要是没有祖先庇佑，在阳谋上虽然能得逞，但在阴谋上往往会惨败。关键时刻被无故左右了一个念头，就导致全家运势凋零，在家族为单位的官场商场竞争中被淘汰出局。”

我家祖先和他至交金兰。他本是太医之首，一生信奉佛法，生前立下誓言要医救天下众生。只是自己的誓言中忘记限定时间，结果死后无法挣脱自己的誓心，依附在这门神画上，受香火礼拜维持能量，多次出手救助礼拜之人。

后来这画被我家族视为珍宝，他也识得这因缘，就约辅助我家三世。但辅佐之人，必须能有心境大成的底蕴，才能见闻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他的教诲，并传授了我祖上内廷大密心法镜术。

听完这些，我急忙叩拜认师，尊其“无”师傅。

叩拜起身，突然醒来：人在床上。忙看床头，根本没有纸笔。只是右耳红热未消，一涨一涨的。

从此，我门诊时他就立于左右，耐心教诲。

我遇不明便心中请教，往往患者还在走廊里，我俩就已经探讨完整个医案。我针灸治疗时，他就在我身上指点穴道所用、角度深浅迎随。

他也有自己明显的局限性：时代的局限性、知识储备的局限性、认知的局限性、理念的局限性；但他也有不被局限的地方：中阴的知识、人鬼两界的知识、各种偏门的古语知识，毕竟是活成了精般的家伙。

在我现在写这些字的时候，老先生就笑眯眯地在边上看着我怎么评价他，还开玩笑地假装生气地说：“无老精。”

等这一世我该走的时候，多半我俩也就搭伴投胎去了。或者跟着我开悟了，想明白了，一起换个地方、换个活法。

无师傅说：“信则有，不信则无。”

这是最简单也是最根本的真理。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三、医鬼

人食五谷，命程坎坷，多有疾苦，本是自然。但鬼也患病，恐怕很多人就觉得匪夷所思了。其实这并不少见，其原因有二。

最常见的是，活着的时候多年顽疾缠身，都已经习惯了，成为了自己记忆中无法磨灭的自我认知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自我特征。死后压根儿不知道信念和心念可随心生化，又有种种不舍不愿入中阴，成了地缚灵。

可是其它的地缚灵一个个活得好好的，就自己残疾、疼痛、缺陷等，心中不甘，就会遍寻名医。然后附着在随机某人身上，让那个被害者感受到自己同样的疾苦，并“无意”间得知名医所在，去问病求救。这鬼就借着那身子，被“治”好了。

其实也就是完成了那鬼被治好的心愿。在它信赖的医生那里，才能让自己放下不能被治愈的心结。是自己愿意感受到“神医”的奇迹，所以就成了奇迹。当然患者自己是不知道的，也没法跟患者说这些，不然要长期住院的就是我了。

还有一类，就是地缚灵之间有相互欺负的状况。有人的地方

就有江湖，这话也适用于鬼们。地缚灵在红尘中滞留，会不断消散自己的能量。能量耗尽，意识无所依托，也就消散了。当然，那些记忆与意识其实早就上传回云端高我那里了，这里长期滞留的早就成了弃子。毕竟自由意识神圣不可侵犯嘛！

地缚灵们不愿接近中阴，也不听任何人引导规劝，是一群觉知不高或执念很重的意识体群体。但它们都面对能量消散、终有一天魂飞魄散的死期，必须要补充能量——生命能。

生命能的补充方式分文武两种：

文的要家人祭拜，家人的生命能被资源转账入逝者那里。还有就是帮人达成心愿，用强大的持续的意识波，强行灌输给某人——让人恋爱，让人做出非本愿的决定，签署下合同或购买了自己没用的东西。这些灵体因为怕死不敢入中阴，也就没有经历过中阴觉悟、回顾人生。它们随意变更扰乱他人的生命铺陈，让随机的混乱进入社会中，形成计划外的无常变量。

本来扫除它们是很简单的事，但整个灵界都默许它们胡闹，来增加未知的趣味性，并尊重它们自由意识的彰显。毕竟作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妖也是一种体验，是体验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话说远了。鬼里有文有武，武的就是生前很霸道蛮横、或妒戾之心性极强的人。死后也不甘，一心想着报仇或怕下地狱，就躲在中阴之前。它们是一股阴冷与浑浊的力量，多按照自己的喜恶而行乖张之事，以恐吓他人、挑拨是非、搅扰安宁、令人烦躁为手段，让人们之间争执吵闹，甚至相互伤害。这样释放出强烈的大量红色生命能，它们就在一边大快朵颐。

然后又装作神仙，暗示被害者去哪里求拜安宁。被害者求拜后，它们就不闹此人一段时间。之后让被害人还愿，自己主动奉献出附着有生命能的象征性物品。

这就是强盗加地痞的经营理念，叫做平安保护费。它们自诩是什么什么大神、什么上仙，冒充地方上的历史名人，沾沾自喜，煞有其事。

这样的恶鬼难免有地盘的冲突，主要争的是香客的归属。生前习气所致，一切问题都靠打架解决。

能量意识体间的战斗就是频率相互映像干扰的意志战。这些鬼心中都有所忌惮，是生前认知留下的痕迹，所以经常刻意

地遵守物理上的认知规则。意念生化出来的刀枪、法宝、灵器、符咒，都被它们定义了功能，并相互配合着“演戏”，并且自己还真信。

一场战斗下来，缺胳膊少腿，一身是洞。然后就找鬼医看病，其实鬼医也没干什么，都是它们自己的信念容许自己得到了康复，因为鬼医“出手”了。这一点上和人类患者被医治的过程很像。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九）该使用者不在服务区

事情发生在两年前的春节期间，当然，海外的春节还要上班。

大年初三午饭刚过，诊室门口突然热闹了起来，候诊的患者和家属有些骚动。

不知发生了什么，我就走出诊室，看到爷儿俩推着一个送货的小四轮平板车从大厅走来，平板车上戳着一个精致人偶，用木棍支撑着。

我就纳闷了：这是干嘛呢？

推车的一看就是爷儿俩，一老一少长得很像。

老先生人还没走近就大声地说：“你给我媳妇看看吧！”

说着指向那个用木棍支撑、戳在平板车上的人偶。

原来听说过日本有娶“娃娃”过日子的，可是您这样的私人爱好，不好推到街上来吧？还送到医生这里？她是漏气了，还是生锈了？也不是我们能质保的啊。

看着老爷子一脸诚恳的样子，这是病得不轻啊。赶紧请进屋，别吓到候诊室里的孩子。

我帮着扶着门，好让老先生推着平板车把“老婆”请进来。就在错身的功夫，那个娃娃有气息吹到了我脸上。我一惊：什么科技？太逼真了吧！

进屋后，老爷子反手关上门，一把抓住了我的手，特激动地说：“求求你了，救救我媳妇吧！都说只有你能救她了，多少钱我们都肯花啊！”

我赶紧请老爷子和他儿子坐下，开始询问他儿子，看看到底是怎么个故事。

起因

儿子二十出头的样子，很清秀的男孩：金丝边的眼镜，还有些腼腆，一说话先低头。

儿子说：“我爸不是精神病，这个真的是我妈。不是我亲妈，但她对我很好。就是两年前突然间就不动了。什么都检查了，什么病都没有，可是这一个姿势毫无变化地已经小两年了。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我们要给她用鼻饲管喂食，每天给她换尿不湿，帮着她按摩身体。可是她什么反应都没有，连眼皮都不眨。医生怕她眼睛干了，这不还戴上了保湿眼罩。

两年前，我放学回家，我爸还没有下班。我看见我妈站在厨房一动不动的，一开始以为她在想事情，就回自己房间了。晚上爸爸下班后，发现妈妈还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站着，谁说话也没有反应，拿餐叉扎都没有反应，就叫了救护车。

医护来了，查了，什么问题也没有。妈妈就是站在那里，四肢就像铜像一般，一点不能打弯，毫无反应，就像石膏雕塑。呼吸心跳都正常。非常沉，我们四个男人才能把她搬上救护车，还没法放在担架上，胳膊腿都放不直。

去了医院，检查了所有，您看（拿出一本教科书厚的各种检查报告单来），这些都说她完全正常，最后给了一个诊断，是无器质性病变的‘木僵症’。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谁都不知道到底怎么了，谁也不知道怎么治疗，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恢复。

两年了，我们去过很多地方，但是毫无收获。我们就这样用

这小车到处推着她。”

诊断

“木僵”我学过，没见过。能僵成个衣服模特般地耸立两年，真难为这个患者了。

我让患者家属安坐休息，自己进入里屋思考对策：所有医学检测都没有问题，一切各种思路倒也不用多想了。这样的患者毫无反应，如何能疏导心理或检查问题所在呢?

想了半天，决定先上脑电图监控，留院观察。

送走爷儿俩，我把患者摆在诊所的中间，端详这个肉身泥塑般的躯体。

在她头上带上脑电图帽子，然后自己在一边，吹拉弹唱，翻跟头，讲笑话，用毛线捅她的鼻孔，扫脚心…… 文武加地痞，什么都尝试了，脑电图只是基线摆动，犹如坐化的金身老僧。

想到这里，突然一个念头：她的灵魂还在吗？心跳着、喘着气，但是灵魂还在吗?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我在一旁盘腿坐好，安放好身体，让自己的意识扩散到她的身体里感受一下——

营卫之气安然，六脉十二经平顺如常；七魄都在，只是伏矢、尸狗两套机制被飞行模式了；而三魂中，只有幽精在后台运作管理着身体，胎光、爽灵都不在体内。

难道是被什么惊吓掉魂了？吓傻了？难不成我要玩招魂吗?

没干过的心里没底啊，先看看她的记忆里的最后一个瞬间是什么吧。这魂丢哪里了呢?

我拉着她的双手，尝试着潜入她的记忆中，看看两年前到底怎么回事。

试了半天，没有成功，一片空白。

没招，求朋友帮忙吧!

打了个电话，一个小时后朋友来了，我大致介绍了情况，他也很感兴趣。于是我们就在办公室耗着，等六点下班后能安静下来。我怕有谁误闯进来，看见什么吓到。

找人

六点十分，我们开始了工作。

朋友躺好，我给他催眠，把他的意识引到两年前患者发病的那天下午。然后，他的意识按照家属登记的街道门牌找了过去，看到了刚做完午饭的患者在厨房打着电话。听了听，只是女人们间的八卦而已。

朋友的意识在那里守着她，快进时间到发病前的瞬间……

朋友描述说：“她站在那里正要去拿杯子，站起来走两步，然后就僵化了。没有看到任何东西或事情吓到她。”

我让朋友注意观察细节，旁边是否有什么灵体出门。

朋友切换了一下视觉频率，看到从患者身体里灵魂就像电视机重影了一般，在肉身上剧烈地晃动着，摆动的频率越来越快，最后被弹了出来，离开了肉体。

魂出来后，没有什么惊诧，只是回头看着肉身，好像在思考什么。然后，在肉身上快速地戳点着，好像面对着立体键盘输入着什么。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很快就停了下来，然后又看看，好像很满意，就往天花板上飘了上去。

我赶紧让朋友的意识跟上，看看她的灵魂在玩什么猫腻。

很显然，她的灵魂是主动离开的，离开前还对身体做了些什么设置。第一次遇到这样古怪的事情。

朋友一路尾随着那个灵魂进入了中阴。然后灵魂非常轻车熟路地进入光洞，去了灵界。朋友不敢跟过去，怕回不来了。我再三劝说，他也不肯过去尝试一下，说这洞口前就是他能力的极限了。

急死我了。我说："这样，你往那个灵魂身上放一个你能量的频率投射，别的事情我想办法吧！"

朋友同意了，给那个远去的灵魂身上用意念放了一个"信号发射器"。

然后，朋友从催眠中苏醒了过来。

我和朋友商量："你再跑一趟出生前灵魂大厅，去看看她的人生主旋律铺陈是怎么安排的。她自己从肉身里半路跑了，

一走两年，这太古怪了，从来没有听说过。你去看看到底她是怎么规划设计的人生。”

（朋友怕“死”，但不怕出生。其实都是一个地方，只是像机场出发大厅和降落大厅一样，一墙之隔而已）。这次朋友倒是答应得爽快——之前“老”去那里找资料，他往返路径都很熟了。

然后又躺好，进入人生回溯，到幼年、童年、胎儿、投胎前、灵魂出发前大厅。

那里永远是那么的热闹：“人们”成群结队地来往着，去往不同的维度、星球、社会，都已经穿好了各自要使用载具的驾驶服，这让意识体有了灵魂的模样。那视觉感就是：忙碌的机场大厅里，各种雾化虚影，外星种族的大迁徙——送别的，嘱托的，匆忙的，从容的，各个不同。

我告诉朋友患者的出生日期。估计灵魂要早下来做准备，就比那个日期又早三个月作为时间点，传送到了那个时间节点上守着。这一等就是三个月，灵魂居然没有来过这里，没有设计铺陈，也没有规划人生。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不是吧，这也太扯了吧。大姐啊，您什么人啊？VIP 吗？

实在没招了，朋友问我：“是不是该回来了，放弃吧？”

意外中的意外

我说：“别急，现实中刚过了不到五分钟，我们还有时间。你现在去找出发大厅顶部调度塔里今天当班管事的人。我那里有个熟人，你过去，剩下的交给我好了。”

朋友第一次要去见大厅“领导”，心里有点儿颤。我安慰他：“别怕，我现在有事经常去。他们那里只是监控调度进出港人流，没有什么实权，也没有架子，是个闲差的衙门，很好说话。你只管过去，我来交涉。”

朋友到了巨大水晶金字塔下面，直接被牵引光束给捕获带了进去。

朋友一进入，被辉宏的内部震撼到了——看着水晶塔外边，犹若江河般来往的人潮，投胎去的，死回来的，在两个通道中犹如高速路上的车灯划过，他不停地给我学说他看到的东西。这些我早就知道，也不感兴趣了，只是催着他快点儿去

顶楼找人。

怎么会有走后门投胎的灵魂是我最好奇的事情：我没有见过一个没有人生规划铺陈的灵魂，毕竟这涉及了一群灵魂的互动呢——毕竟她有丈夫、儿子，不是孤家寡人的死宅啊！

朋友终于到了顶楼，看到了当班调度，一个瘦高纤细的灵体。它没有穿灵皮，自身一团雾光，在那里充斥着整个水晶房间。

我朋友刚一进屋就进入了它的体内，整个房间成为了它的身体。

这时，朋友小声地跟我说：“奇怪了，我刚才释放的那个‘信号发射器’在这里，在这个家伙身上。”

不是吧？！两年前，患者的灵魂回来时，那个“信号发射器”被管理发现了？扣留在管理中心？我们这是自己来“自首”了吗？怎么这么背啊！

我一心想着怎么和那个高管解释呢，那个灵体却先通过朋友和我说话了。

灵体：“还是被你发现了，我以为不会有人发现这件事情呢。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你听我解释，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立刻就彻底蒙了——不是我被抓包了吗？怎么它比我还心虚？这里到底藏了多大的猫腻啊，不会把我灭口了吧！这样的大神我多半斗不过一个回合的。

不能想太多——它能扫描我的思想。放空思想，一片空明，听它说，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灵体看我没有接话，也没有表态，居然更心虚了，说道：

“我只是临时过来帮忙的。之前的调度有事情不在，我也就干一小会儿。你也知道的，这里其实就是个闲差，数十万年也没有一件屁大点的事情。

你面前的那个女人，她是签署了三世同样的人生经历，走三种不同的选择轨迹。结果这次是最后一世，她却不想参与了，要和朋友们去另一个时空经历，和她的导师软磨硬泡的。

我正好听到了，就想反正在这里也是无聊得很，这个女人的阳寿不过 62 年，我离开一会儿也不会被发现，还能去人间游历一趟，就顶替了那个女人的灵魂来了。

没想到前不久，有人来找我办事。我怕被发现我不在这里，就赶忙回来了。本想也就地球上几个小时的功夫，这边应付一下，那边再回到肉身，两边都不会露馅的。结果事情一耽搁，地球上过去了两年。

你朋友刚才进入我的意识范围后，我就知道那个‘信号发射器’是你们放置给我的，我还纳闷呢！

我匆忙跑回中控室脱下灵皮时，就发现身上有‘信号发射器’，我知道是有人已经发现了我的猫腻，可是谁发现的呢？怎么发现的呢？太奇怪了，我就不敢离开这里回到肉身上了。原来是你俩干的，你们想怎么样？”

（意识体是不能撒谎的，所有思想都是彼此通透的，所以没有谁去动脑筋编瞎话，因为一点用处也没有。但不能说谎不代表不能说一半的实话……）

我说：“我没想给你找麻烦，都是一场误会。我只是在调查这个女人的肉身僵化事件，因为受到其家属的委托。没想到给你带来了这么多麻烦，非常地抱歉。

这件事就咱们三人知道，你赶紧回来吧。这个肉身现在 56 岁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了，你再坚持六年就可以退出了。要是安排个意外会更短些，不会有人发觉你不在中控的。你跟我的朋友一起回来吧，你的事情我们都能理解。

你把这个肉身老这么摆在她家里也不是个事儿啊。等她丈夫和儿子、邻居们回来，一定会被讨论得沸沸扬扬的。你赶紧回来，我帮你和家人解释说是精神分裂的木僵症治疗好了，他们过两年也就忽略了。"

回魂夜

话刚说到这里，屋子中间的患者的身子开始晃动。好在有个木棍在撑着，没有直接倒下，抖动越来越剧烈。

我赶紧把朋友从催眠状态中唤醒，把他的意识收回。我俩看着那个女患者，跟原地踩了电门一般。

我赶紧闭眼看：光。看见一个高光正在那个肉身外边操作着什么，然后附着进入了那个肉身中。

女患者犹如宿醉刚醒，摇晃着开始运动身体。我赶紧和朋友过去，把她扶到诊疗床上，等待她完全恢复身体机能，毕竟

两年没有动过一下了。

大约半小时后，女患者已经完全清醒，想要水喝，并说很饿。问我她在哪里，我是谁。

我看她根本就没有这段时间的记忆，知道解释这些需要很多时间，而她未必能明白，就安慰她说：“这里是医疗门诊，你头晕被送医，现在治疗好了。今晚你住院观察，一切正常，明天回家。”

然后和她丈夫通了电话，让明天一早来接妻子。电话里她丈夫的声音都变了，表示要马上来。

我解释说探视时间已经结束了，安全起见，今晚再观察一夜，明天一早来接就好了。他妻子的病就是木僵症，现在已经治愈了。今后如果有什么情况可以私下里联络我，并给了他我的私人电话号码。

然后，我安排了女患者留院观察一夜，给她买了些吃的，因为已经过了晚餐时间。然后送朋友回家，一路嘱咐朋友此事蹊跷，不要和身边人说起，不然要住院的就是自己。

第二天我休息，没有去上班。早上给护士打了电话询问情况，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得知一切都好，患者已经出院，我才放心。

两周后，我接到老先生的电话。他在电话里泣不成声，说很感谢我帮助他救回了妻子，让他们一家又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只是昨天发生了意外，妻子下楼梯时一脚踩空，跌落了下去，脖子骨折，救护车没到人就已经没了。现在自己很后悔，要是那样供着不来治疗，或许不会出这样的事呢！都是命啊，都是命……

我安慰了他几句，挂了电话。回想整件事，真的是匪夷所思。

注:

三魂，古称“胎光、爽灵、幽精 ”，也有人称之为“主魂、觉魂、生魂”，或“元神、阳神、阴神”，或“天魂、识魂、人魂”等。

七魄是：臭肺、除秽、非毒、吞贼、雀阴、伏矢、尸狗，皆“身中之浊鬼也”。

臭肺：呼吸的频率与间隔。植物神经与交感神经、自主神经系统的总汇。息是吸与呼之间的停顿，一生之息有定数，息数尽而气不再行。气息频、短促或出气多入气少、睡眠窒息

等，都体现出内在肺神经自主系统的紊乱。

除秽：是肝、肾、大肠的自主代谢功能，属于植物神经和交感神经的范畴，排除内在污秽废弃物的自主自动运作机制。脂肪肝、便秘、便溏、尿毒症、痛风、糖尿病等等，都是其运作失常的症状产物。

非毒：毒这个字，是聚集的能量导致了失衡的后果。过于专注于某一状态，五志所伤七情所困，生出贪嗔痴心念，萦绕日久形成了能量旋涡，裹挟物质形成器质性或功能性的障碍物：肿瘤、癌症、梅核气、拘紧等。身体有自我纾解与疗愈的能力，但这样的自愈力需要静心、调息、安枕作为前提。现代人日思夜想，昼夜颠倒，肆意妄为，挥霍生命，然后把烂摊子交给“神医”，自己却毫无悔过。

吞贼：贼，外物入侵而默然窃取导致损耗；吞，吞噬。这个是自体自主免疫系统，白细胞、淋巴细胞、巨嗜细胞、T 细胞等，拥有自我意识的单细胞附庸保健复合体系，击杀、吞噬、代谢、分解外来入侵物的体系。在化学药剂的毒害与自我生活对身心的扰动双重打击下，失去了或产生过激的生理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回馈。

雀阴：雀者，小鸟，男阴女蒂，指生命力传承的能量体系。它也是拥有自我意识的体系，拥有自身的能量周期和定数。运用得当可身心清爽，过度的抑制或挥霍都会形成其植物神经系统的紊乱，并且产生各种疾病，经久难愈。药石针艾可一时补益，缓解症状，但其行径品质却是根源症结。

伏矢：矢，弩箭；伏，躲避。条件反射能力。在非逻辑思维的情况下做出身体的有效运作，像膝关节反射、针刺躲避、冷热感觉、紧急避险、中毒后的呕吐或便溏。过激则过敏体质，不足则麻痹不仁。

尸狗：尸是睡眠、入定或昏厥时的状态；狗是看家、守护，觉察的。紊乱会导致或昏沉或惊觉无眠，血压与心率起伏不定，躁动不安。

这七套自主神经系统，与意识活动和逻辑思维无关，属于载具自动化驾驶的七套子程序和维生系统，独立存在于灵魂之外自成体系。不受逻辑思维控制，但受情绪与作息的影响。

三魂——

大脑、交感神经节、肠脑神经网络，分别针对：

自主逻辑意识、交互身心功能调节、内在微生物群体与肌体的意识互动。

形成：

胎光——生命之光、元神、本源碎片、灵魂、入胎行者；

爽灵——心智、情志、反应、机警、慧根、觉察力、使用载具的熟练程度和契合程度；

幽精—— 既定命运。秉承于父母的菌群、地域的饮食、自身的人生功课安排、幕后左右乾坤的隐力。决定一个人的喜恶，确保命运和特定的角色形成制定的互动关系，并生成在指定时间节点上的故事环节。一切隐藏在暗处的是幽，而有能量的为精。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十）家

事情发生在十六年前。

那时，我的人生进入了轨道，一切顺遂地展开着，于是决定用手中的积蓄加贷款给自己买个“家”。

中国人在国内住惯了楼房，到了海外自然想换个感觉，给自己搞个带院子的小别墅、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考虑到自己的小生意，还要在一楼能有办公室和候诊室，方便自己赚些外快。

好像得到眷顾一般，一个地理位置特好、而且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房子在出售，而且价格非常地公道。看了两次就成交了，然后装修，乔迁入住。

结果故事就这样地开始了。

入住没多久，晚上屋子里总是有响动，好像是人在走路。我就起床走出卧室去查看——没人。

我不是怕鬼，怕是小偷，主要是打不过后者。查看了一圈，发现是实木地板受潮后在夜里释放白天吸收的热张力。老房

子了，自己会不时地动动很正常，没在意，又去睡了。

两周后，请所有的朋友来家里做客贺新居。朋友还带来了他们的几个小孩子。小孩子们在楼上楼下地跑玩着捉迷藏，好热闹。我和朋友们都在聊天喝酒。

一会儿，发现孩子们都跑了过来，说我的壁橱里有个爷爷和奶奶，不让他们藏在那里，往外轰他们。

这群孩子里有一个是带着三眼出生的，不到五岁，什么都看得到——你随便拿张照片，她就能说出这照片的人名、过往与死因。父母吓坏了，经常来我这里看病，成了朋友。我也很看重这个孩子，小小年纪今后不可限量。

她说有人就一定有人，我不想吓了客人，就顺口说壁柜里有医用人偶，叫孩子们不要去乱碰，到别处去玩就好了，算把事情糊弄了过去。

傍晚，送走了所有的客人，收拾完房间，想起了壁柜里的“爷爷奶奶”——这是哪路的神仙啊？过路还是借宿啊？也不和我这个主人说一声。

走过去，径直打开壁柜的门一看：空的，什么也没有啊！闭

眼再看，还是空的，没有能量反应。

奇怪了，路过的？找了一圈，和没有一样。累了，回屋睡了。

之后很久没有放在心上。直到半年后有一天，我突然上楼拿东西，和一个老先生差点撞个满怀，我还下意识说对不起借过，然后就从他身上穿了过去。过去了才反应过来——对方是鬼。

他也一愣，一时呆在了那里。我回头仔细看了看他，和他说等会儿我们说说。然后跑回房间拿资料，下楼去处理病人。

等病人走了，我回到楼上。楼梯口那个老先生还站在那里。

他看上去有些忐忑、甚至局促的感觉。看他的着装很现代，是个新鬼（鬼的着装风格都是他自己那个年代里认为好看的）。

我看着他，问：“您这是借宿啊，还是路过啊？之前来过吧？”

老先生看着我，又看看我前后，犹豫了一下说：“这是我的家，我住在这里。我是个糕点师傅，你现在的诊室就是原来

我的糕点铺子。”

我又打量了一下他：他身上有浓郁的酒气，但是个老实人的样子，不像在撒谎。

我问他：“你已经死了你知道吗？为什么还留在这里？之前在壁橱里的也是你吧？是不是这里还有你的老伴啊？”

老爷爷点点头，把老伴叫了出来，还是从壁橱里出来的（住壁橱的鬼真心不多）。

老太太比老头还小心翼翼地看着我，就像是犯了错的小姑娘，见到了发脾气要请家长的老师一般。

我开始好奇了：这是哪出啊？难道说这里发生过什么？怪不得价格好得离谱，还能挂着没人买。一准周围老外们都知道发生过什么，而我一个外国人也没有人会提醒我。中介更是高兴能尽快出手这样的“凶”宅了。

缘由

我自顾自地找了一把椅子，坐在大厅里。他俩站在一旁——鬼倒不会站累了的，可以坐，如果想的话。不过那属于生活

习惯，而不是身体需要。

我就问他俩：“说说吧，为什么滞留在这里？是为了守着房子，还是为了守着宝贝，或者想继续过日子？”

老先生飘了过来，离我近了些，有股寒气，我胳臂上的汗毛就立了起来。我赶紧叫他稍微远点儿说话。

他不好意思又退回原位，开始说道：

“我上了岁数后，酒瘾愈来愈大，而且手抖得厉害，医生说是帕金森。没法做蛋糕了，就和老太太一起生活。老太太那时有中风，行走不便，经常自己在卧室里看电视。

一次自己喝得有些醉了，正赶上儿子带孩子回来看父母。结果小孙子小孙女在跑闹中，把我撞倒在楼梯口，然后顺着楼梯翻滚了下去，折断了脖子。儿子看出了人命，很是慌乱，赶紧带着孙子孙女走了。

老太太自己在床上叫我，听不到反应，就爬过来找我。看见楼梯下的我，就一拐一拐地想下楼。我那时已经不在身子里了，拼命地喊她不要，想拦着她，可是她没有感觉。她好不容易到了我身边，发现我已经死了，放声大哭。她想打救护

车，但犹豫了再三没有打，怕连累了儿子一家。

就这样过了三天，她没吃也没喝，就坐在我身边陪着我，我也就在她身边陪着她。三天后她昏迷了，我赶紧去儿子那里，叫他来救人，可是他看不见我。我又托梦给他，结果他第二天去教堂忏悔，可是就是不回家来。

又过了两天，老伴也从身子里出来了，我俩才彼此相见。这时邻居在外边闻到了味道，报警了。警察来了，叫来了儿子。他也很惊讶，说有日子没有来了。

警察认定是意外，就结案了。儿子主持了丧事，我和老伴都没有跟过去——我们不想住在他安排的坟墓里，我们有自己的家。

之后来过几批看房子的人，我们都想办法把他们吓跑了，直到那天你来看房。

我们也本想把你轰走的，但是你太亮了，不像其它房客。而且还带来了好几个我们看着很凶的灵体在里里外外地巡游。那感觉看着就害怕，我和老伴商量先躲躲，就没有和你见面。

之后你每次来，都是有好几个令人畏惧的灵体跟随左右，不

停游荡，我们就躲得远远的，直到你离开，我俩才敢回家。

没想到最后你搬了进来，那几个灵体也都跟着住了进来。我和老伴估量着，你们那几个都不会怕我俩的，搞不好我俩还要被欺负。

这刚死不到半年，真不知道要去哪里，和谁讲理去。想找你说说吧，又怕你听不见、你身边的那些灵体对我们怎么样。这不，就一直在街上游荡着，可是这也不是常事啊！

前些日子看那几个灵体都离开了，我和老伴商量着就回家住吧。怕给你添麻烦，这不就住在壁橱里了。我们也没有什么需要，就是找个能呆着的地方。”

说到这里，那个老太太才慢慢地靠近了一些，说道：

“我们看了你小半年了，你是个好医生，你的那几个帮忙的也都是好人。你们不会欺负我们的吧？我们不给你捣乱，也不轰你走，你的那些“朋友”能住，是否也可以让我们接着住啊？我们真的不知道要去哪里了，老头子就是不想去儿子准备的墓地里。他生儿子的气，他怪儿子害死了我。我那儿子打小就胆子小，他爸喝完酒后脾气又臭又拧，原先没少吵架。”

家

听了老两口的话，我倒觉得自己对不起他们了：人家的家我住了进来，害得老两口在街上逛了好几个月，什么事儿啊！

我就跟老两口表态：

“你们踏实住着，就住你们的卧室里。我住旁边那个卧室。我会和‘朋友’们说，谁也不会伤害你们的。那些都是好人，你们有什么不舒服，它们会帮着都给治好的（老头梗着脖子，老太太还是走路飘着画龙，其实它们可以随时显化成健康的样子，但是老两口没有上到更高的中阴自己，是信念还固化着自己的形态）。

今后大家一起生活，爱住多久住多久，有什么不懂的就问那几位，它们正好出去办事了，有半个月也就回来了。那些都是死了几百年的家伙了，比你们有经验。”

就这样，我们就一起生活在一个屋子里。他俩倒也安静，我有患者的时候也不过来打扰，没事出门去遛弯，在前后花园照顾一下花草（鬼能照顾植物，不过照顾后植物能蔫上好几天）。

他俩走道总是避开我，不知道是怕他们身上的阴气伤了我，还是怕我身上的阳气伤了自己。

之后我的朋友们回来了，很喜欢这老两口，甚至还想去帮他俩好好地找他们的儿子晦气。老两口气儿子又护着儿子，大家也没辙。

又过了几个月，快阳历新年了，我布置了圣诞树，老两口那天来和我道别。

我问怎么了，他俩说，老家来人接他们了。本来应该是今年阳历年前阳寿尽的，结果意外早走了几个月。这不，现在日子到了，来人接他们回家了。他们谢谢我这些日子的照顾，和我的朋友一起学到了不少道理和见识，还治好了病。现在是时候上路回家了。还说这一辈子，最幸运的事情都发生在死后的这几个月里，收获的知见和改变的心态比这一生都多，很谢谢我的那些朋友们。

然后，在蜡烛点起来时，他们从晚餐桌前飘上了天花板。走的时候有光，像花粉般散落下来，像阳光下飞舞的粉末，有午后阳光的味道。

多年后，和附近的邻居都住熟了，他们还很隐晦地问了我好几次：我家住得可还舒服吗？没有发现什么奇怪的事情吗？…… 我总是一笑说：“很好，很温馨，那里有我的家，也是很多人的家。”

答疑：

Q：好奇故事中跟随你的几个让老夫妇害怕的灵体，能简单说一下吗?

A：有我师傅、它的朋友，还有现实中朋友的“朋友”。它们喜欢聚在一起，说一些它们感兴趣的事情，基本和我无关。都是些老的修行者，信仰的法门不同，但都形成了执念，必须要修行到那一个阶段才肯离开红尘。

后来我“长大”，给它们看了“实相”，它们才意识到灵界也不过是一个舞台剧而已，几年里纷纷地放下，“走”了。为此我当年的好几个朋友都很不爽我——它们放下了，朋友们没了神通，吃饭成了问题。

（十一）驱魔

前言

事情发生在三年前的夏天，我早上刚上班，来了一个神父。

神父看心理医生是很少见的，来也不会穿着制服过来，难不成是来挽救我的?

神父是我们教区的三个老神父之一，大家都认识他，都打招呼，并让他不用排队。

神父径直走进办公室，然后反手关上门，走近我，低声地说：

“你有时间吗？我们那里有一个很麻烦的事情，需要你的说明，你能跟我走吗？”

我很为难：刚上班，一楼道的患者排队呢，你又不说明白什么事，就叫我跟你走，这不是纯粹挖坑呢吗？不跳。

于是说：“刚上班，外边都是预约的患者，不好现在离开，有什么事下班再说吧，如果我能帮上忙的话。”

神父还想说些什么，但一犹豫，欲言又止，还像很介意门口

的人听见一般，约了下午三点下班后再来找我。

三点刚到，神父就又进来了，比上午显得还急迫了一些。上来就问：“现在咱们走吧！”

我隐约感觉很不好的预感——他的急迫与他的身份和年龄很不匹配。

我问：“到底是什么事情啊？ 我需要准备些什么吗？我不能就这样空手过去吧！”

神父停顿了一下，说：“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人现在是健康的，没事。你就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多个人多条思路。”

他这么一说我倒感兴趣了，显然现在没有什么大危险。但看他今天着急的样子，应该是危机四伏和相当不稳定的预期。

我换了衣服，他的车就停在出门最近的残疾人车位上，司机就等在那里——神父有时的特权比政府官员的还高些。毕竟一般人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都要指望人家主持，谁没事找他麻烦呢！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我们没有去市中心的大教堂，反而去了郊外的神职人员进修会所。那是一个神学院，也是来往神父的招待所。大批年轻美丽的女孩在那里进修成修女。那是一个独立的大院子，有点儿半军事化的管理体制，安静庄严，有些刻板。

隐藏的罪恶

车子停稳后，跟随老神父进入了神学院的副楼。上到三楼，那一层有一个小会议室。这时已经下午四点多了。

会议室里有三个人，看来是在等着我们的到来：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一个中年神父，一个中年修女。

看见我和老神父进屋，三人都站了起来。中年神父迎上来，很礼貌地握手。

那个年轻姑娘有些羞涩地站在原地。

老神父对着中年神父说：“你把事情都介绍一下吧，我还没来得及说。”

我心想：你压根儿就没想说好吧！

中年神父赶紧搬了两把凳子，请我和老神父坐下。然后站在一旁，没有走开的意思，指着那个姑娘说道：

“她叫 A，三天前和父母一起来到教堂，请求进行驱魔仪式。她在过去的两年里边，每天梦中持续被恶魔骚扰，苦不堪言。她现在甚至害怕睡觉。那个恶魔甚至试图控制她的身体、舞蹈或做一些什么事情。她的父母很害怕她会伤害自己，只好每天晚上把她捆绑在床上。

她之前做过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评估，没有诊断出任何的问题，大脑也做了检查，报告中说她完全健康。我们认定她是被恶灵纠缠，连续两天为她祈福和驱散恶灵。但是那恶灵非常强大，不但不畏惧圣水和圣灵的话语，还嚣张地说出亵渎上帝的言语。

明天她的父母将接她回家。如果我们今晚不能驱散这恶灵，她只能去住精神病院，虽然她是全然健康的。因为她的父母快疯了，她也快疯了。

我们今天想尝试终极的驱魔法阵与咒语，需要能帮得上忙的医生在场。询问了所有医疗单位，最后只有你比较合适今天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的工作。我们知道这超出了你的医疗协助范围，但我们保证一切后果由教会承担，而你只需要提供最专业的医疗保证和你其他能力上的辅助。我们会全程录像，保留资料。”

驱魔

我没看出他们是在征求我的意见。我想我要是不同意，只能自己打车回家了。而被恶灵附体的实例我还真没有见过。我一直觉得恶灵都是些利己的和观念不同、做事乖张的意识体。虽然它们对地球上的这些弱小的生命并不十分尊重，但没利可图的事对于它们也是没有诱惑力的。它们的行动一般随机性很小，会挑选意志力薄弱，并对自己身体厌倦了的人下手。

可是这个姑娘灵气充裕，生命力旺盛，一点儿也不像被恶灵纠缠的样子。但所有神父说的证据都指向恶灵侵袭，其中到底隐藏着什么猫腻呢？

我同意合作，但条件是：如果他们失败了，或女孩中途有什么非常危害生命的情况，请把女孩交给我今晚带回医院处理，让她父母明天到医院领人。

神父相互看了看，点头同意。我知道，他们巴不得如果不成功，能甩包袱呢！

正式的驱魔开始了。

老神父带领我们几人来到一楼的小礼堂。里边灯火通明，屋子中间一把凳子，让女孩坐下。然后手脚都用皮带束缚住，还让她咬上了一个橡胶牙套。

那把椅子摆放在一块很大的白布中间。白布上画着黑色的六芒星法阵，各种符号在各处线条中，呈现出古老的单词。

又进来了十二个修女，她们不是学生，都穿着蓝色的袍子，手里拿着长蜡烛，围着我们站了一圈，开始合唱圣歌。很好听，可以看出是排练过许多次的。歌词大意始终就是歌颂主的慈爱，愿迷途的山羊，领会到荣光的爱，等等……

神父拿着一个小扫把，把圣水均匀地抖落在女孩身上，拿着本厚厚的古老的书，念念有词，但含混不清。不时爆喝一声，很有斥责之意，还不断重复着：说出你的名字。

我在一旁观摩着整个流程，心里清楚，这些都是心理学常用的催眠手段而已：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人声合唱重复单调的歌曲，形成了背景旋律和强烈的心理暗示；地上的法阵与周边摇曳的蜡烛，交相辉映，营造出迷离的时空感；神父含混的言辞，让人想要听清楚，而集中了注意力；突然的爆喝，问出你是谁，说出名字，是让患者与自我意识剥离，进入催眠中，而注意力被引导抓去。

其实一个二十块钱的音响、一块不走的怀表，和不停地数数加引导词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就是可观赏性没有这样强而已。

很快，女孩就进入了被催眠状态。随着神父的一声声质问，那个女孩开始说话了。

但那个声音明显是一个老男人的声音，甚至有些烟嗓。

他说的话是三百公里外山区的方言，我之前听过，所以能听懂一些。这样的方言估计现在没有几个人在说了，全国都在统一语言，从幼儿园就开始了。

两个神父显然没有听说过这种方言，认为对方在说鬼话。然后问他的名字，并不断重复命令他离开这个女孩的身体，以上帝的名义、以基督的名义，再不走就叫大天使下来斩杀了

你，等等。

那个老男人不知道是听不懂他们的“普通话”，还是不爱搭理他们，自顾自地说着自己的道理。两边可谓鸡同鸭讲地交流着。我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老男人能更多地听懂俩神父的话，但神父明显听不懂老男人的方言。

不一会儿，神父说急了，又是拿十字架往女孩身上按，又是拿香的烟去熏，拿圣水泼，拿念珠缠，拿圣经压脑袋，搞得那个老男人很是不爽，烦躁不堪，带着女孩一起抖。神父看着有用，就更卖力气地在玩耍着。

我大体听出老男人的意思，是说： 你们这些欺世盗名的人，用这些把术来坑人。你们的信念是错的，没有你们的那个神。死后的世界完全不同，不要再骗人了，等等……

他的挣扎完全不是出于害怕，而是厌烦的烦躁，就像是公交车上被猥琐男摸身子，还无法避开。

祖业

就这样折腾了半个多小时，两个神父有些疲惫了。突然间，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那个老男人的声音惨烈地嚎叫了一声，之后女孩的身子柔软了下来，这之后好像一切都突然恢复了平静。

两个神父相互对视，脸上露出了胜利者的喜悦。我看见他们额头因为紧张已经出了一层细汗。他们又观察了一会儿，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了，和十二个修女点头道谢。

修女们也如释重负般地停止了歌谣的吟唱，吹灭蜡烛，犹如电影院散场一般，回味着，评说着，崇敬地看着神父伟岸的样子，鱼贯走出了小礼堂。

两个神父走过来向我道谢，说：“幸好今天没有什么意外，女孩现在应该是累了，明天应该能好起来的。”

我和神父说：“这个女孩看着很虚弱，刚才那个恶灵可能消耗了她不少体力。为了女孩明天可以顺利和家人团聚，我想带她回医院连夜做一些检查，这样明天大家都放心。”

两个神父相互商量了一下，就同意了，给我安排了车子，送我和女孩回医院。这时已经是晚上六点半了。一路上女孩昏昏沉沉的，也没有说话。

车子径直到了医院，我扶着女孩回到我的诊室，分别坐下。

我给她倒了一杯水，然后用山区方言跟她说："成了，别装了，我知道你还在，这里没有别人，我们谈谈吧！不过，我会的方言很少，你最好让这个女孩做翻译。你让这个女孩的意识到前台来，我做她的工作，完成你的心愿就是了。"

（我注意到：这个老男人刚才虽然折腾，但很保护这个女孩，而且说的话不是浑话，条理清晰。我心里觉得其中有什么隐情让这个老男人放不下，不愿走。而这个女孩听不到自己的心声，老男人就老折腾她，试图找到一种有效的沟通手段。）

女孩点点头，还是那个老男人的声音，说道："我看出来了，你能听懂我的话。那两个神父太烦人了，我有些话要跟我的孙女说，但她听不到。你要是能帮忙就太好了。我这就把她的意识放出来，到前台来。"

女孩的身子一抖，如梦初醒，疑惑地看着我和办公室——她的最后一个印象是在小礼堂里。

我说："你别害怕，这里是医院，驱魔已经完成了，你现在很安全。而且神父还请来了你的爷爷来保护你，他要跟你说话。"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女孩用疑惑质疑的眼神看着我说：“我没有爷爷啊。我是孤儿，被孤儿院领养的。我没有爷爷。”

我一懵：鬼骗人吗?

这时老男人突然插话：“我就是她爷爷，她爸妈私奔了，之后再也没有回家。我找了很多年没有找到他们。直到我去世了，才知道他们出车祸很早就死了，我有个孙女还活着，被人领养了。我就是她爷爷。”

突然，女孩又开始说话：“我很小就在孤儿院里，连爸妈都没有见过，从来没有爷爷的。我的养父的父亲和我不亲，我养父母没有自己的孩子。”

我发现他俩相互切换着说话时，女孩不能感受到丢了一段时间，也意识不到自己说过话。但老男人能清楚地知道两人都说了什么。

我想了想，拿出手机支撑在桌子上，开启视频模式，然后对女孩说：“这样吧，爷爷说话我录音，你听听他到底要说什么，然后自己再做决定，好吗？我在这里保护着你呢，不会有问题的。”

女孩也开始有点好奇了，点点头表示同意。

结果，爷爷直接就开始说话了——先把儿子私奔、自己多年寻找无果，过世后在中阴看到了儿子儿媳，才得知有个孙女在人间，就一心想要找到这个孙女的来龙去脉都说了一遍，然后主动地交出了身体的控制权。

我又给小姑娘放视频内容，小姑娘都看傻了。自己在视频里用老男人的声音，絮絮叨叨的，自己全然没有印象和记忆，这都是几分钟前的事情啊！

她有些害怕自己，眼神很闪烁，但又很好奇。当她听完全部录音后，眼圈红了，泪滴流下，哭着说："爷爷，真的是我的爷爷吗？我的爸爸妈妈在哪里？他们也在这里吗？"

老男人又一次掌管了身体，说："你爸妈都已经走了。我自己因为学习过一些家族传承下来的秘密，才能从中阴返回来找孙女。可你爸爸早年就离家私奔了，没能也不愿学习那些秘密。我们家族世代都是巫医，可以和动物说话、让植物复活。这些秘密，需要有人继承下去，所以我不能就这样地死去。"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还说他要把这些都留给孙女。他已经看了，孙女确实是有八块尾骨，是自己家族的人，也一定有这个血脉的潜能。只要好好地学习，不到六年，就能成为大巫医。

同时，家族还留下了大量的财富与一座古城堡，孙女要去继承它们。这些都在律师处保管着，只要孙女去他指定的那个律师那里，老爷子会亲自和律师说明白此事。律师是他二十多年的朋友，一定不会有问题的。只要孙女乐意和他学习，他会留在孙女身边，直到传授完所有的秘密。

命运

女孩的意识又回来了，开始看视频录像。

她一脸的惊讶，难以置信地看着荧屏，就像要从中看出那个爷爷似的。

听完所有的录像，她沉默了很久，然后说：

“神父说过，人死后会永远地安眠，等待末日的审判。义者将复活进入永恒的天国，而罪人会下火海地狱，永世不得解脱。我不知道这个恶魔是什么，他想要我学巫术，还想用财

富收买我的灵魂，我绝对不会同意的。我是一个苦命的女孩，但是我是一个有信仰懂得科学的现代女性，谁都别想骗走我的灵魂、我的心。”

刚说完，那个老男人就按捺不住开始砸桌子了：

“和她爸爸一样！一样地固执！一样地迷信！那些神父都是骗子，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死后要遭遇什么！他们死后一个个都在中阴中颤抖，找寻他们的主；或守在那墓地里，当几千年的鬼等着那不会到来的大审判！我能让植物复活，我能和山雀沟通，我可以说服野狼不要伤害家畜。你们这些上了学的蠢人，谁能让煮熟的豆子发芽开花？”

老男人越说越激动，我屋子里的白炽灯，都快闪憋了。

我看着女孩因暴怒而扭曲了的脸庞，不知道要说些什么好。

怎么劝呢？

劝老男人：安息吧，这千年的传承，就放下吧，让孙女去过自己的人生；

还是劝女孩：去修习那千古的秘术，秉承家族的财富，成为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新一代的巫医，让神秘的未知得以传承？女孩从小在教会孤儿院长大，又是虔诚的基督徒，一脑子新思想和科学的人生观，不可能短时间里改变什么。

而老男人跨阴阳两界，知死生奥妙，疼惜亲孙女孤苦无依，艰辛生活，想要帮助她，想要把家族的秘密不葬送在自己手里，也是一片赤诚。就是老爷子脾气确实有点儿爆，难怪儿子老早就跑了，始终不愿回家。

考虑再三后，我和老男人说：“你爱你的孙女，我很理解。你想传承你们家族的奥义秘密，我也理解。但是她现在真的还没有准备好，心理上、感情上、认知上，都不合适，至少现在还不合适。你再逼她也没有用。不如这样，你先去休养一段时间，让您孙女成长一些，也消化一下今天的事情。

您看，这是手机，她也有这个东西。平时您多观察一下这个怎么用。您学会留言给她，每天晚上没人的时候，您慢慢地教她怎么在心里和您建立联系。日子长了，或许她能认您这个爷爷，也愿意听您的教诲。这样每天闹她、逼着她，也不是办法不是？早晚她的身子会垮、人会疯掉的。您也不想这

样，不是吗？”

老男人沉默了许久，说：“你说的有道理，我有的是时间。我等她慢慢地准备好。我每天晚上给她手机里录下课程，教会她如何使用，掌握心灵沟通。但愿她能早日醒悟，看清世界的真相。”

女孩的神志又回来了。她看着我，就像看鬼一般，充满敌意的疑惑，身体在往后躲。

我说：“你不要害怕，虽然我不能肯定那个声音就是你的亲爷爷，但是他真的没有想伤害你。他将要馈赠给你的财富与智慧，超出所有人可以想象到的极限。他会每天晚上用你的身体录制半个小时的视频，教你天地间所有的奥义。至于你今后到底如何选择、相信什么，全由你自己决定。他不再逼迫你，也不会再让别人看到你的异样。”

女孩下意识地紧缩了身体，双手交叉，双腿紧闭，护住身体，用颤抖的声音说：“那个恶魔还在我的身体里，他还要每天晚上都使用我的身体录音，不，我不要！让他离开我，离开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生命，他无权占据，他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不能使用！这太恶心了，你也是恶魔的帮凶，你也是魔鬼的爪牙！”

说着就站起身跑出了办公室。等我追出去，已经不见了踪迹。

后续

我赶紧联系了神父，要了其养父母的电话，并通知了警察找人。其养父母说已经晚了，都九点了，他们也不知道去哪里找，明天天亮了再说吧！警察说，二十四小时后才能开始。人是成年人，也不是走失或遭遇绑架，不管。

一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精神病医院看望一个患者时，在走廊里遇到了那个女孩。

她反应迟钝，一个人站在窗前，望着那里，对周围毫无反应。我知道，这一定是长期服用抗躁狂药物导致的结果。

她誓死捍卫了她的信仰与科学，还有属于自己的人生。

（十二）催眠记录摘要

两个月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得识一名职业催眠师，六十多岁的女性。

看了许多她主导的催眠视频，并走访了被催眠者，大家都认定其能力真实不虚。

所以预约了十二月三十日的拜访，心中忐忑是否能有所收获——毕竟我自己逻辑中熟悉催眠套路，加上语言的隔阂。

催眠开始后，我长期冥想的功夫帮助我在几分钟内就快速地进入了状态，没有抵抗地跟随其引导词，步步深入到真实的实相中。

她用的方法与引导词，非常地好（偷学了一招）。

因为催眠中获取信息时，最难的是划分小我逻辑意向和高我或超我的信息流。经过这两年的经历，我对划分信息的能力也精进了许多（相信第一直觉，不做逻辑评断——一旦思考其合理性，就会落入小我）。

（下面的*蓝色楷体*字是“我”在催眠状态下的描述，括号里

是催眠师的引导语。）

催：

进入第一层，引导词让我的意识进入前意识范围。这是与我当下关联最密切的地方或生命的某段历程，在高我的守护中。

（观察那里并收集信息）

入：

我面前出现一扇白色的木门，虚掩着，推开它很容易，但眼前昏暗迷雾笼罩，不知所在。

（看地面）

迷雾在退散，我眼前的景象在闪烁：中世纪的石头厨房和金属的光滑地板房间，相互冲突的想象，交替又融合在一起。我尽力想稳定住一个画面。

（寻找楼梯）

画面呈现出金属网格楼梯，右旋向下延伸。画面稳定下来。

（下楼观察）

楼梯经过两次回旋。楼梯很窄，我来到一扇门前。门感应而开。门质地金属，活动无声。

我进入其间，画面稳定而清晰：我在一个三十多平米的小厅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中。小厅细长犹如走廊。

在我左侧有两个冬眠仓，右侧三个。每个舱室里都沉睡着一个“人”。我意识到没有空的舱归我。

“意识”感知解释：

我是轮值守望，每班一人，轮替唤醒。

我继续向前。又一扇门打开：这是一个驾驶舱，里边有三个椅子，正中有一个“人”坐在其中，两旁空着。

（观察自己的脚，有穿什么样式的鞋子吗?)

我低头：

我身体细长，脚到脖子是一体连身束身的银色衣服，质地很柔韧舒服。

（你的性别?)

我感受自己的记忆：

我无法确定自己的性别，好像大脑里就压根儿没有性别这个概念。但我塑身衣明显勾勒出乳房的线条，而没有发现阴部的隆起。

我尽力搜索记忆和感觉：意识中没有明确的性别认知，只是按照自我认知去认可自己的性别。而那乳房也不是哺乳的器官，已经退化成一种小巧的标志性存在。

（事后回想，我和冬眠仓里的其它我都是克隆体。身体呈现中性，这样不会产生强烈的性与其它生理需要，极大地稳定了身体结构，避免许多麻烦与疾病，包括心理上的、激素上的，预防了绝大多数心理疾病的潜在可能，在星际远程航行中很有好处。）

顺着紧身衣我看到我的手——三根细长的手指，犹如少女般无骨的感觉，皮肤细腻光滑。我的意识好像是幽灵般的存在，因为我直接就和中间那椅子上的身体，无缝融合了。

我面前没有任何的面板或众多的仪表旋钮装置，但我知道这里是驾驶舱。我找不到镜子看自己的面孔。

（你的姓名?）

……

我努力回想，没有找到这个记忆。我就是我啊，姓名是什么呢?

（你在做什么？）

我搜索记忆：我在一个远程星际飞船中，我在值班。飞船在无尽的星空中航行，路漫漫。

（你和这世当下的尤利娅是什么关系?）

我回想起记忆的片段：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无聊的时间，我选择了一种有四根亮银细丝的装置戴在头上，这个装置可以让我进入到一种体验程序里。

这是一种很成熟的装置，它可以有效地排解漫长的旅途里无聊的状态，我们叫它“体验”。

你可以在海量的题材中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就像看电影一般，身临其境地进入其中，经历其故事。

在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故事时，会看故事简介短片，了解大概梗要。这些预览的片段，形成了我人生中似曾相识的记忆。

我和催眠仓里的那五个好像共享所有记忆和认知，但不是时时共享。那五个沉睡的家伙，也在利用这个时间，戴着同样的装置，在深度地体验着各种经历。

（你们都在地球吗?）

不是。我们可以选择任意的维度、星球和物种，选取任意的时代和角色，只要我们感兴趣。

（地球上有很多类似的状况吗?）

我不知道，这个技术很成熟，并且被广泛地应用着。

（你的飞船或母星离地球有多远?）

我们不在同一个泡泡里，无法计算距离。我们的泡泡内分子密度小但频率快，地球所在的泡泡分子密度高但频率慢，所以你们的时间很慢。我在这里经历一百年，只是飞船上的两小时多一点。当然，是按照你们的时间长度换算过来的。

两个泡泡是部分重迭的，但相互不可见。

这里是我们远古历史中的一小片段。未来的事情在过去已然发生，过去的事情在未来已经结束。这就是我们看你们的状态。

（你返回到历史中吗?）

某种意义上是的。

我的历史不是你们以为的那个样子。你们的教科书欺骗了你们，你们的科学家已经拥有很多相互冲突的历史证据，并且隐约知道历史并非一条，而是很多种可能性，就像你们将要经历的未来一样。就像计时的沙漏，你们的当下就是那最细的瓶颈，过去与未来都有着无比宽广的可能。

（如果你按照自己的意志改变了什么，会如何?）

改变会形成并展现出不同的经历。但当这个载具结束生命后，所有被变更的部分都会被以一种可能性的形式被系统记录成为大数据供分析与分享。你们有些人称其为平行世界。

（你是历史保卫者吗?）

不明白你的意思。我只是无聊和好奇于感情是什么。我们的社会已经高度逻辑和平静。情感与感情的波动是一种什么体验让我们好奇，所以我们来经历。

（你们没有爱吗?）

你们的爱是很幼稚与基础的。在我们看来，爱是一种工具，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更准确地说是途径。你们的爱在摇摆，日后会划分成深蓝和粉红两大阵营：

深蓝的爱带来强大的吞噬能力，个体快速地膨胀而吞噬周边的能量个体；粉红的爱是团体性的、协同性的，每个个体都是不可或缺的，成长虽然缓慢，但综合后续实力显著。两种认知都试图挽救对方阵营中的意识体，深蓝宣扬快速成长，粉红保证各个安康。

在我们现在的意识层级上已经认知到，两个阵营的相互对立是一种必然的途径，相互间的质疑与争执只是认知体系带来的摩擦。通过这样的摩擦，形成有效的源源不断的体验和能量。

（还有比你更高的意识生命体吗?)

是的，那是我们现在的目标。在母星上，每个小区中都有一个雾化光体智慧意识，那是进化后的状态。

（还有比它更高的吗？）

有。在星球的核心里，有一个“太阳”般的智慧意识体，它是星球的灵魂，每个活着的星球中都有一个，地球里也有。

（它是造物主吗?)

不是，只是体验者，同样是经历的一种。只是它不再关心低等级生命体的悲欢离合，也不关心整个低端能量场的运作。它知道一切都是过程，都是必要的经历，没有什么再值得它

干预和改变，一切都有它自己本该拥有的轨迹与模式，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它不怜悯或救助我们吗?）

人为的干预和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变更，都是很肤浅的爱。每个意识体都有自己要经历的和或缺的，这样才展现出自由意识的多样性。

利用强大的能力去守护、减免成长过程中的坎坷是很幼稚的行为。没有经历就没有成长。自己想不明白，别人是教不会的。强行的灌输理念只会带来霸权和反抗。

（好吧，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展现出这个片段吗？有什么原因或意义吗?）

这个尤利娅一直在困扰，甚至认为经历了多次重复的人生。我想让她知道：她所经历的似曾相识和预见能力，都是我之前几个小时里反复尝试过的流程碎片记忆。她没有必要老纠结其意义。

（你可以预知她的未来吗?）

没有未来，都是过去，都是这个影片中录制好的。我不想看到之后的剧情，那会让整个体验变得索然无趣，让我更加无聊而已，破坏了体验的意义。我希望经历更多有可能的未知。或许我能找到某个隐藏的结局。

（我们尊重你，接纳你，感谢你的参与，希望你的旅途顺利）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

（如果你做好了准备，我们尝试着进入下一段对你当下至关重要的经历里探索。5，4，3，2，1）

……

（告诉我，你现在在哪里?）

我在一片光明里，到处都通透亮丽，到处都是光，是光的海洋。非常地明亮，它们闪烁，它们让我看不到任何的东西。

（这是哪里?）

我不知道，太亮了，我什么都看不到。我需要尝试，离开这里远些，再远些，或许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全貌。

（好的，请尝试改变你的所在。）

这是一条宽广的云海深处，是由无数群星组成的江河。

（你是在银河中吗?）

不是，那些不是星球或恒星，它们是闪烁生辉的意识雾团。我无法估计每个雾团的直径，因为这里没有任何物质的东西可以让我形成参照。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你说那是江河，它们流动着吗?）

是的，它们在很缓慢地移动着，有一致的方向。

（它看上去像什么呢?）

它确实和银河悬臂有些类似，但又全然不同。我很难用任何人类见识过的东西与其比对。

（好吧，你可以告诉我你在那里做什么吗?）

我没有做什么，但什么都在做着。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奇怪。我是无数个光团中的一个。我们都是静止的，什么都没有做。但是每一次闪烁中就是一个念头的流转，那些念头让我的意识可以在一瞬间经历一切的生灭流转。

（好吧，这听起来确实很难理解：你刚才说你没有动，你们都是静止的，但又说在流动，可以解释吗?）

我们都是静止的，确实没有任何的自主运动。但是我们就如同漂流的木筏被能量的涡流带动。从始至终我们都没有真正地离开过这里，但我们的意识却已经周游过几乎所有虚实间的维度时空。

（你的意思是，你们的思想梦游在各个宇宙中吗?）

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有宇宙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话。那是思想共同创建出的景象，你知道吗？景象而已。

（你的意思是，我们这些实实在在生活着的人们都说的：幻影?）

你们都是真实存在过的，在集体意识组建的梦想中；并一次次地被不同意识所重复经历，启动各种可能性中的某一种经历组合。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能说得具体些吗？你的讲述让我困惑）

你们所谓的未来，是我们的过去；我们所谓的未来，是前辈们的过去。在周而复始的随机可能中，经常性的道路与常规的发展模式都已经被无数次地经历。就像江河中的水滴，对于它，前途是随机与未知的。但河流已如此奔腾了千年，各种有可能的变化早都被尝试过了。

（你的描述让我开始质疑人生的意义，我们在这里重复着重复，为什么？）

非常抱歉给你带来了困惑。我很能理解个体渴望其存在是一种特例，拥有着某种被赋予的奇特而特别的意义。

但事实是：我们都只是巨大循环系统中的尘埃。让本源的意识可以延续与发展的动力来自这样的流转。就像一个人于这个宇宙一般，自我意义是毫无价值的。但每一个没有意义的自我让宇宙有了生机。活着本身就是其意义。

（你可以告诉我，你和那个寂寞的宇航员与尤利娅是什么关系吗？你为什么会出现？）

我一直在观照着所有有趣的东西，试图找到什么能让我感受到新奇。那个宇航员是我的意识投射，是我的一次闪烁；而这个张嘴说话的人又是它的意识投射、它的一个梦中路途。

（这个说话的尤利娅是个虚拟人物吗？）

不不，你误会了我的意思。你们都如此地真实，就犹如我的

存在一般真实。只是你们都真实地存在于远古遥远的过去中。第一次创建了这些故事与载具的那些意识体早已离去，一批批新的意识被灌注入故事中参与经历。

（好吧，我觉得这个话题不属于我。你能告诉我，你在那光海里多久了？你有什么打算?）

我已经太久不知道时间了。一切都没有改变或运动，一切都在改变和运动，毫无规律，无法认知一个你们能够理解的时间。

至于我的打算，这说起来你恐怕更难理解，不过我可以尝试一下：

我在试图寻找到一个从来没有被发现的可能性，那众多随机中的一种新变化。我知道我们所有意识都在这样地尝试，而且我们都知道那个没有被发现的可能一定存在着。或者就在已经被翻找了千万遍的地方，或许在各种过往的失败里，或者那些成功并不那么地彻底。没有人知道再坚持一下会是深渊还是天堂，而执着是会陷得更深还是迎来转机。这充满了趣味，让我感受到乐趣。

（没有一个上帝或全能全知的神可以给你答案和引领吗?）

我们就是你们所谓的神，我们在创造着一切。

（这不可能，谁创造了你们呢？一切的开始是什么?）

这是一个好问题，起初的起初是什么？是好奇。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一个杂乱的能量脉冲毫无征兆地舞动出了一个频率，那只是亿兆随机混沌中的一种可能性。但就是这个频率与另一随机组成了片段。这样的片段不时重复，累积出更多的片段相连。就像一只疯猴子无脑地打字，只要时间够久，就有机会随机排列出一个有意义的单词，乃至句子。这样第一个意识就诞生了。

它想知道自己是什么，这一个念头，让它思考与渴望经历。它渴望能有机会面对自己，才能理解自己。它设法复制自己的频率，但每次新复制出来的意识都与自己不尽相同。它们都拥有同样的好奇心。

（好了，好了，你的故事我已经没有兴趣，这和我的客人毫无关系。我的客人想知道她为什么总是感觉自己过着重复的生活、可以看到没有发生的事情，请回答这个问题）

好吧，很抱歉我消磨了你的耐性。

这件事情远比她想的要简单许多——

她并不是经常看到未来，而是经常回忆起过去。虽然这不应该发生，但是决定反复经历同一个故事线的意识，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如果她这次成功地找到了隐藏的歧途，就不会再被熟悉的重复感所困扰。你们的世界上没有先知，只有可恨的剧透者。他们导致历史被一遍遍地重复，找不到随机的新意。

（请告诉我，我的客人要如何摆脱老的重复呢？我想这是关键问题）

你终于问了一个有价值的问题。

让她跟随着自己的热忱去放飞自我。习性让她循规蹈矩。她太过沉迷，导致其能量被自己封闭，失去了创新的动力。

失败永远不意味着损失，重复才是最大的损失，安稳地生活在她出发的地方，毫无意义；而参与这挑战的岁月中就应该披荆斩棘。

让自己感受到活着的滋味，而不要喘息着经历坟墓般的生活、让灵魂冷却成木乃伊——看见而不言说、热爱但无行动、富足但不经历感受。

她要让自己做出实际的行动，让知见编织出可见的轮廓，让丰盈成为动力，而不是暖箱。

（好的，谢谢你，我们要离开了。）

（当我数到一的时候，你会进入今天最后一个场景，对于你来说最重要的地方，看看你想要寻找的答案是什么，5，4，3，2，1）

……

（你看到了什么？你在哪里？）

在催眠床上的我抖得厉害：整个身体都在快速地颤抖，犹如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冰窖里赤裸的姑娘遇到色狼。身子抖，心也抖。很快床也跟随着抖了起来，好在床在一块厚厚的波斯地毯上。

……

（你看到了什么？你在哪里？）

我什么也看不到。黑暗，还是黑暗。我无法定位我的位置。我感受不到地面的支撑。

（尝试着移动一下，或改变一下观看的方向）

我在做这样的尝试，但改变焦距毫无作用。只是无尽的黑暗。

（好吧，放松下来，静静地感受，看看能发现些什么）

……

许久的安静后，我身体的颤抖已经几乎让我从床上掉下来了。突然，颤抖减少了一半左右，一个意识进入，并开始说话。那声音就像浴室里回荡的空灵、山谷中萦绕的余音——

我是虚空。这里寂静了太久太久，你是我许久以来的第一个访客，欢迎你。

（虚空，你好。这是你的名字吗？我们在哪里？为什么什么都看不到？）

我没有名字，从来没有过这个需要。这是它给我的称号。你们就在我的体内，你想要看到什么呢？

（它是谁？你的体内？你在哪里？我们是什么？）

那个管我叫虚空的是我体内的一个意识团，你们叫它本源。我就是承载着它的空间。

你们从来不觉得空间是有思想的，但其实空间是有意识和觉知的，不然你们也不会有意识和觉知。一切都发生在我的体内。我就是一切。有形的无形的、有的无的、可见的不可见的，都是我的一个部分。

（那你就是我们的父神了？）

我没有诞生你们，就像我没有诞生过我一样。我身边还有众多犹如我一般的空间意识体。我们各自拥有自己的频率，形成自己的泡泡宇宙。我不知道谁创造了我们，或我们从哪里来的，有意识后我就已经在这里了。而之后，我的体内本源就开始了它的运作。

本源对于我来说，就像灵魂对于你们一般，很难说谁归于谁。或许我只是它的包装，或许它只是我的一念。或许我们都只是众多细胞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个。我不知道，我不太善于思考。

（好吧，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我的客户被引导到这里来了吗？）

这个我也非常地意外。已经太久没有访客了，我甚至不能记忆起上次拜访者是谁了。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或许是一次意外，或许不是，对于我没有那么重要。一切都有它自己的安排。我很高兴见到你们。

（或许你能给我的客户一些你的忠告或教诲，我们很期待）

好的，我很乐意把我的思想传递给她，让她可以看到本源的全貌。要知道本源自己都没有机会看到自己的全部轮廓的。这是我可以给你们的最好的礼物了。

我让你使用我的感官去看与体验我的感受，只一刹那，不然你会崩溃在无尽的信息潮前。

……

我的身体突然全部静止了下来。

我看到了、感受到了人类言语无法描述的东西！

然后全身又开始剧烈地颤抖。

（我数到1，你会记住尽可能多的细节，回到现实中来，9，8，7，6，……1）

……

后记

我的身体还在抖，无法抑制地抖。我坐起来，无法说话，没

有一块肌肉可以形成控制。

催眠师问我：“你还记得经历了些什么吗？”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

我看得出催眠师和我一样一脸迷茫。作为心理医生，我不知道这样的催眠案例，我没有听说过。

她比我还晕——至少我可以看见，而她只能通过我的转述了解少许。

五分钟后，我终于可以下床了。一起来到楼下，爱人在那里已经等了两小时了。

他好奇地问：“怎么样？你找到前世记忆了？”

我和催眠师相互看了一眼，都不知道要怎么说。

爱人问：“你抖什么啊？楼上很冷吗？”

这时我才发现，我觉得不抖，但还是和帕金森患者一样地在抖着，连茶杯都端不了。

催眠师说：“今天不收费用了，因为实在没有什么我能做的，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任何的心理疏导或心理康复引导都没有。”

我说：“我已经得到了我渴望知道的答案，而你付出了你专业的带领和时间，我会支付你所有的费用。”

催眠师说：“你可以随时再来，我对你永远有时间，而且永远免费。我渴望知道更多你的信息。”

事情已经过去了两年。

之后我没有再去做第二次催眠。做完催眠后，我兴奋了一个多月，到处分享录音和记录下当时的具体信息。慢慢地，每个人都怜悯地看着我。直到有一天，我觉得恐怕那都是一场自编自演的梦，然后删除了相关信息与数据。就那么地放下了，甚至遗忘在记忆里。

三天前，为了写自己亲身经历过的鬼故事，查看历年来的病例记录，无意间又看到了这个记录的文字，才慢慢地回忆了起来。

突然发现，之后我得到的各种管道的信息，都在不断地验证着那次匪夷所思的经历。

或许那不是自己的梦，或许是。我不能肯定。

但那之后我可以感受到、聆听到那些来自未知的信息，它们在有计划地引导着我跟随内在的渴望与兴趣，勇敢地走出了自己闭锁的生活，开始把自己的文字和认知，分享出去。

我在行动，我在言说。我把自己的丰盛分享，我把充盈的爱传递，我把难得的知见高声地说出。我不再疑惑自己看见的虚空是真实还是幻梦，我让天地随意贯通着我的身躯。我全然地消融了自己后，终于找到了自己。

原文发布源头：细雨社 · xiyushe.org

细雨声明

本书的十二个故事，均属虚幻。

若有雷同，纯属个人经历、痴人说梦。

不代表任何医学、科学或普世例举。

志愿者感言

作为本书繁体版的校对者，为避免因预设了立场而影响各位读者，我尽量不引述书中的内容。

当我看完《失忆的归途》，内心竟无一丝的激动兴奋或失望无奈，只是沉浸在“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品悟中，细细地体会着那无法形容的感受，这时的自我是如此的纯粹与祥和，仿佛领悟到佛经所言“恒河沙数”的意象。

在虚空的面前，我们是如此的渺小，常人穷尽一生所能认知到的一切，远远不及虚空、本源的亿兆分之一。当未知的真相藉由本书全然地平摊于眼前时，一切的情绪反应都是多余，你想评说却欲言又止，怎么说都无法完整表达真正的感受，除非亲自体验，否则无法言喻。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当我拿到这本书的原稿时，强烈地感受到来自内心深处的渴望：那是种奇妙的感觉，似乎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宝箱，你清楚地知道，你已经找到并拥有这奇珍异宝。

《隐秘的医案》是本特殊的医疗个案集，在做完《失忆的归途》繁体版的校对后再看它，感觉轻松很多。这得归功于《失忆的归途》的基本科普，藉此能对医案里描绘的故事内容有较深入的理解。

完成两书的阅读后，我只能说，你必须真的准备好了，才能见到这本书，当翻开此书的瞬间，代表你即将迎接观念的改变及框架的突破。因为它足以撼动你的认知，你将挑战相当强度的内心冲击。当然，若你有缘得此奇书并静心阅读时，就表示你已经处于内在觉知开启的路途中。

我个人非常羡慕细雨老师有书中那样的人生体验，或许她就是无数可能性中不可预测的一部分。当众人还在区别、得失、是非间纠结、挣扎、评判时，臣服高我似乎就是最佳的选择，毕竟无论何种选择所衍生的何种结果，都是体验与智慧的积累。

至此，深感自己笔拙，无法用文字彻底表达内心的意境。如果你有缘得此书，请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缘。至于能领悟到多少，就看自己的抉择与智慧了。

——沐风 2021.10 初笔，2023.11 润笔

*本文为细雨社志愿者沐风在校对《失忆的归途》和《隐秘的医案》后代表台湾志愿者小组的感言。

本书鸣谢

《隐秘的医案》的组稿、编辑、设计、排版、校对、后期审核、视频制作、剪辑、修订、发布、档案管理等一系列工作，非常荣幸地得到了众多志愿者们的大力支持，在此真诚感谢！

——细雨社

2021 年 4 月 26 日第一版

2021 年 9 月、2024 年 12 月 4 日、2025 年 8 月 25 日修订

常见问题

- **细雨资料免费吗？如何获取完整与最新版本？**

  细雨资料作为公共资源，**长期向公众免费开放**。

  ✧ 文字版：请至原文电子书库 ***xiyushe.org*** 下载。

  ✧ 原声版：请至导航站 ***xiyu.love*** 获取各分发平台入口。

  （注：原声朗读仅作为原文的辅助呈现形式，不构成解读或阐释。）

- **目前已整理了哪些内容？未来还有更新吗？**

  细雨资料自 2020 年问世以来持续累积，目前已涵盖十几个系列、百余册、1250 万字，相关原文内容仍在不断整理与发布中。

  详见书末的《出版总览表》及原文电子书库的**《细雨资料系列总览》**。

- **如何查阅这些资料？能自学吗？是否有参考路径？**

  细雨资料是成体系、有逻辑的**深度心灵自学课件**。其整体书写安排具有清晰的认知递进关系，由浅入深逐步形成知见的阶梯。

  每本书前的**《建议阅读顺序导引》**，标示了该书在整体体系中的位置和参考路径，读者可根据自身需求自研参考。书籍和章节的**唯一代码**，可用于快捷检索。

  关于**读书心法**的更多说明，请参见原文电子书库的**《细雨资料导读》**。

- **关于本项目**

  细雨档案（Xiyu Archive）负责原文资料的整理、发布、版本维护与长期保存。其职责仅限于确保原文的公开获取与文献的持久性，不参与内容解读、立场判断或争议解释。

  细雨档案使用**细雨社（Xiyushe）**作为技术支撑平台，坚持非营利原则，不从事商业经营、教学指导或任何形式的社群活动。

- **关于细雨资料的传播与再创作？**

- 相关约定请参见**《细雨资料使用与传播指南》**或封底说明。

细雨资料主要获取与下载渠道

Access to Original Editions & Publication Channels

原文发布与数字存档 (Publication & Digital Archive)

- 获取站点：xiyushe.org 原文电子书库，提供最新版本下载
- 导航索引：xiyu.love 有声书、视频与多平台访问入口指引
- 长期存档：archive.org/details/@xiyushe 原文资料的同步发布与长期分布式保存

原声音视频获取入口 (Access to Audio & Video Recordings)

以下平台收录细雨资料原文的真人原声内容：

YouTube：细雨社 | 细雨资料　喜马拉雅：海轮海轮

微信视频号：细雨社　哔哩哔哩：海轮海轮

以上频道仅作为原文资料音视频形式的分发渠道，不设互动咨询与教学职能。

有关新书、版本更新及更多访问方式，请参考 xiyushe.org 或 xiyu.love。

细雨著作出版总览与代码对照表(2026 年 1 月版）

系列代码	系列书名	各册代码	本册书名	出版状况
	（单行本）	YM	**《隐秘的医案》**	已出版
	（单行本）	SY	**《失忆的归途》（全称《失忆的归途——隔阴不迷》）**	已出版
	（单行本）	YS	**《意识能量探索》**	已出版
	（单行本）	DW	**《多维之眼中的神圣布局》**	已出版
S1	《思想的阶梯》第一季	S1-1	《自我认知与意识连通高维》专题长文	已出版
		S1-2	《自我认知的百宝箱》随笔小品	已出版
		S1-3	《知道 vs 问道》细雨问答	已出版
		S1-4	《世上练 致良知》案例集锦	已出版
S2	《思想的阶梯》第二季	S2-1	《自我认知与意识连通高维》专题长文	已出版
		S2-2	《自我认知的百宝箱》随笔小品	已出版
		S2-3	《知道 vs 问道》细雨问答	已出版
		S2-4	《世上练·案例问答》	已出版
S3	《思想的阶梯》第三季			待定
GY	《观影说多维实相》之影评荟萃	GY1	第一册 1-15	已出版
		GY2	第二册 16-28	已出版
		GY3	第三册 29-38	已出版
		GY4	第四册 39-49	已出版
		GY5	第五册 50-60 儿童与亲情、转世、神通	已出版
		GY6	第六册 61-64 心理学	已出版
		GY7	第七册 65-70 性别与性取向	已出版
		GY8	第八册 71-78 女性的自我救赎与自我价值实现	已出版
		GY9	第九册 79-82 破幻三部曲之“破我执”	已出版
		GY10	第十册 83-86 破幻三部曲之“破法执”	已出版
		GY11	第十一册 87-90 破幻三部曲之“破空执”	已出版
Y1 Y1X	**Y1-新世纪中如何理解赛斯书《未知的实相》（679-744）（Y1X 为仅细雨解读、无赛斯原文版）**			
	《已知的实相I》	Y1-1	第一册 679-687（Y1X-1、Y1-1）（细雨社译本）	已出版
		Y1-2	第二册 688-695（Y1X-2、Y1-2）（细雨社译本）	已出版
		Y1-3	第三册 695-704（Y1X-3、Y1-3）（细雨社译本）	已出版
		Y1X-4	第四册 705-715（当前为Y1X-4，Y1-4 即将出版）	已出版
		Y1X-5	第五册 716-726（当前为Y1X-5，Y1-5 即将出版）	已出版
		Y1X-6	第六册 727-744（当前为Y1X-6，Y1-6 即将出版）	已出版
Y2	**Y2-用非线性视角剖析赛斯都说了些什么（细雨早期课译本现代汉语版 1-72)**			
	《已知的实相II》	Y2-1	第一册 1-14	已出版
		Y2-2	第二册 15-22（细雨社译本）	已出版
		Y2-3	第三册 23-32（细雨社译本）	已出版
		Y2-4	第四册 33-42（细雨社译本）	已出版
		Y2-5	第五册 43-51（细雨社译本）	已出版
		Y2-6	第六册 52-62	已出版
		Y2-7	第七册 63-72	已出版

Y3	Y3-全我是如何在多重宇宙中运作的（细雨早期课译本现代汉语版 73-148）			
	《已知的实相III》	Y3-1	第一册 73-85	已出版
		Y3-2	第二册 86-100	已出版
		Y3-3	第三册 101-114	已出版
		Y3-4	第四册 115-127	已出版
		Y3-5	第五册 128-140	已出版
		Y3-6	第六册 141-148	已出版
Y4	Y4-梦中梦与次人格诱发的疾病（细雨早期课译本现代汉语版 149-198）			
	《已知的实相IV》	Y4-1	第一册 149-157	已出版
		Y4-2	第二册 158-165	已出版
		Y4-3	第三册 166-175	已出版
		Y4-4	第四册 176-185	已出版
		Y4-5	第五册 186-198	已出版
Y5	Y5-或然自己与或然实相如何造梦（细雨早期课译本现代汉语版 199-239）			
	《已知的实相V》	Y5-1	第一册 199-208	已出版
		Y5-2	第二册 209-218	已出版
		Y5-3	第三册 219-228	已出版
		Y5-4	第四册 229-239	已出版
Y6	Y6-内在自我的多重结构与运作方式（细雨早期课译本现代汉语版 240-280）			
	《已知的实相VI》	Y6-1	第一册 240-248	已出版
		Y6-2	第二册 249-259	已出版
		Y6-3	第三册 260-270	已出版
		Y6-4	第四册 271-280	已出版
Y7	Y7-自我预言的实现（细雨早期课译本现代汉语版 281-333）			
	《已知的实相VII》	Y7-1	第一册 281-289	已出版
		Y7-2	第二册 290-300	已出版
		Y7-3	第三册 301-310	已出版
		Y7-4	第四册 311-320	已出版
		Y7-5	第五册 321-333	已出版
Y8	Y8-主意识人格大赛斯开讲（细雨早期课译本现代汉语版 334-421）			
	《已知的实相VIII》	Y8-1	第一册 334-354	已出版
		Y8-2	第二册 355-373	已出版
		Y8-3	第三册 374-392	已出版
		Y8-4	第四册 393-405	已出版
		Y8-5	第五册 406-421	已出版
Y9	Y9-最后的忠告与建言（细雨早期课译本现代汉语版 422-510）			
	《已知的实相IX》	Y9-1	第一册	已出版
		Y9-2	第二册	已出版
		Y9-3	第三册	已出版
		Y9-4	第四册	已出版
		Y9-5	第五册	已出版
		Y9-6	第六册	已出版

JY	细雨早期课译本现代汉语版 《已知的实相》系列各部精华要素			
	《早期课精要萃取》	JY2	《已知的实相II》1-72	已出版
		JY3	《已知的实相III》73-148	已出版
		JY4	《已知的实相IV》149-198	已出版
		JY5	《已知的实相V》199-239	已出版
		JY6	《已知的实相VI》240-280	已出版
		JY7	《已知的实相VII》281-333	已出版
		EH	《ESP课合辑》	已出版
		SH	《私人课合辑》	已出版
X	《虚空法界框架结构详解》 简称《虚空法界》	X1	第一部《意识微尘》1-17	已出版
		X2	第二部《意识觉醒》合集 上18-25/中26-35/下36-44	已出版
		X3	第三部《双生羁绊》合集 上45-56/下57-73	已出版
		X4	第四部《承前启后》合集 上74-82/下83-89	已出版
		X5-1	第五部《寻找答案》上篇：90-108	已出版
		X5-2	第五部《寻找答案》下篇：109-128	已出版
		X6-1	第六部《道理始末》上篇：129-149	已出版
		X6-2	第六部《道理始末》下篇：150-177	已出版
		X7-1	第七部《融会贯通》(共七册)第1册：178-203	已出版
		X7-2	第七部《融会贯通》第2册：204-231	已出版
		X7-3	第七部《融会贯通》第3册：232-255	已出版
		X7-4	第七部《融会贯通》第4册：256-275	已出版
		X7-5	第七部《融会贯通》第5册(深空篇•上)：276-301	已出版
		X7-6	第七部《融会贯通》第6册(深空篇•中)：302-319	已出版
		X7-7	第七部《融会贯通》第7册(深空篇•下)：320-334	已出版
		X8-1	第八部《浪子之心》上篇：335-362	已出版
		X8-2	第八部《浪子之心》下篇：363-391	已出版
		X9	第九部《涅槃重生》	待定

A	参考系列	A-1	A-1 ｜ 细雨资料导读
		A-2	A-2 ｜ 细雨资料系列总览
		A-3	A-3 ｜ 三正道：正心•正身•正灵
		A-4	A-4 ｜ 出版总览•代码对照•建议阅读顺序导引
		A-5	A-5 ｜ 细雨资料读书心法
		A-6	A-6 ｜ 常见问题 & 主要获取渠道
		A-7	A-7 ｜ 细雨资料使用与传播指南

延伸阅读：

Y1《已知的实相 I》

——新世纪中如何理解赛斯书《未知的实相》？（共六册）

《已知的实相 I》是细雨对赛斯书《未知的实相》原文核心含义的拓展与解读，核心主题是：新世纪中如何理解赛斯书《未知的实相》？

全书加入了大量二十一世纪现代语素和认知，更符合新时代全球华人的阅读习惯。

每篇以赛斯书为骨架，除扩展赛斯说法外，细雨解读也可单独成篇，它们没有必然的前后逻辑，却相互交织影响，相辅相成。

本书旨在引导读者切换不同视角，展开自我觉察与扩展的练习，观察不同的选择所衍生的平行可能。

书中包含许多“棒喝”的文字，将潜移默化读者，助其打通关节，将匪夷所思的未知有意识地代入到你的实相中，让你明了自己未抉择的已知，可以延伸出多少的不同。

本系列丛书可以拆除读者的自限性框架，有节奏地扩展其想象力、去除逻辑性思维的造作，使读者对“未知”引发更深邃的自我觉醒。

Y1 系列是细雨资料建议阅读顺序基础一阶的重要基础读物。

《隐秘的医案》

Concealed Medical Records

本书代码：YM

（细雨资料·单行本）

初稿完成：2020 年 9 月 1 日

首次发布：2021 年 4 月 26 日

本版本号：v1.3（2026-01-02）

©2020-2025 细雨 (Xiyu)。著作权所有。*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登记：细雨社 (Xiyushe)

ISBN: 978-1-923577-00-8 (*PDF /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原文获取与版本更新专用入口：https://www.xiyushe.org/

细雨资料使用与传播说明

细雨资料是一套持续整理、发布与更新的原文资料体系，作为公共资源，长期向公众免费开放。在使用与传播过程中，请遵循以下基本共识：

- **原文传播**：原文电子书及真人原声朗读版本均可转载、引用与分享，请清晰区分个人理解与原文表达，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标注来源：**xiyushe.org**。
- **解读与再创作**：基于细雨资料的解读、演绎与再创作无需事先申请。相关内容仅代表创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原文立场。
- **商业使用**：商业化尝试属个人自由。原文作为公共资源，不应被排他性售卖、抢注或声明为私有版权。
- **版本准则**：引用完整、持续更新的原文内容时，应以原文电子书库（xiyushe.org）所示版本为准；原声版可参考导航站（xiyu.love）的各平台入口。
- **使用责任**：资料的下载、传播、商业尝试等行为所涉及的合规判断与相关责任，均由使用者自行承担。

xiyushe.org (全文获取) | xiyu.love (索引导航) | archive.org/details/@xiyushe (长期存档)